

五子文讀

附錄之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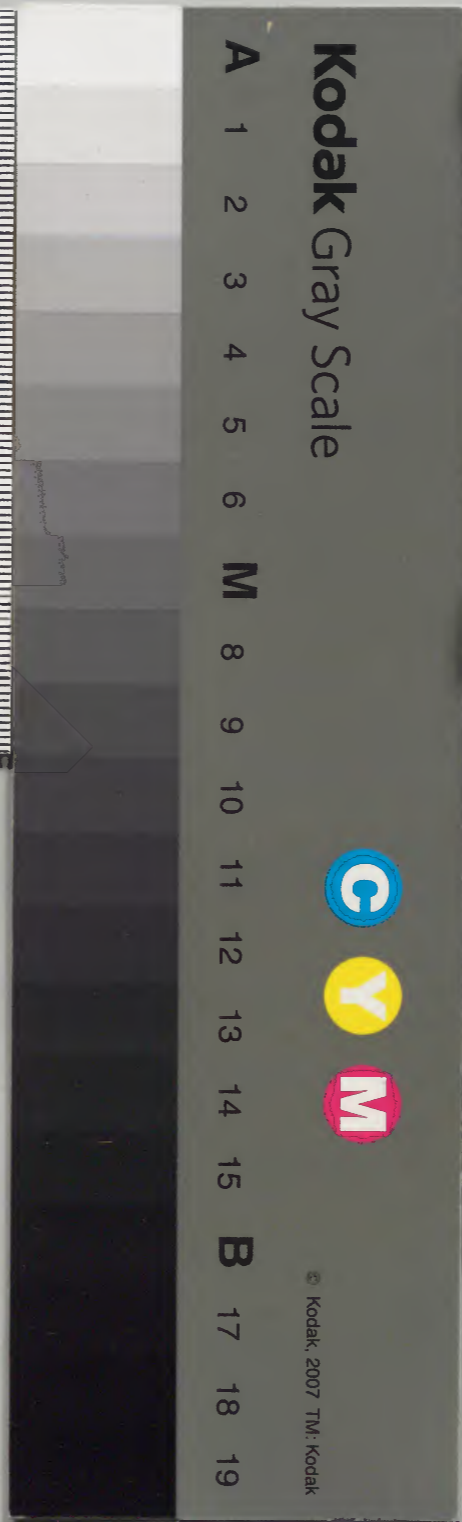
二止



漢書門類			
九	四	七	四
冊	架	函	號
二	八	一	四

內閣文庫	
漢書	九四七四
函架	二八
冊架	一四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474
冊數	2 ( 2 )
函號	298 278



五子文讀卷之九

歸安吳人伯先生諱最選輯

東陽杜秉林雍玉參閣

同邑後學費惕菴家璵重訂

姪存籍庭李較正

紫陽朱子文三

戊子冬

場談嗣堅宗培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鈞凡在陶鎔孰不欣賴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懷懷然惟懼其一旦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豈徒

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莫不欣然咸曰  
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言也爭之不得危于去矣而今乃  
爲相則是天子有味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  
必以是要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  
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且次第爲  
上言之爲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兀然而居也明矣熹雖  
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於下風亦旣踰月政令之出黜  
陟之施未有卓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  
之望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熹受知之深竊所  
媿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少致其愚而明

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  
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  
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拔援汲引以求其  
助如揀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以爲不足  
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  
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  
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  
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  
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  
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媿不

審明公圖所以善其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  
無乃復有進於此者而熹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  
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者更爲今  
日之悵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常辱明公賜之書矣其  
言有曰前輩爲大臣不過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  
復君以德公行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  
俗敗壞官吏苟且彊敵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爲也  
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皆古人之所難  
而明公之所難者皆古人之所易也反覆思慮不得其說  
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也今者敢因修慶而冒以爲請伏

惟明公試反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  
難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矣詩曰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焉則天下幸甚愚按此乃賀書

而決之以去就之義告之以善後之策今之賀人居相者何如

答汪尙書書

己丑六月十一日

徐倅轉致五月二十九日所賜教帖恭審比日暑雨潤溽  
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之深伏蒙勸行尤荷眷念熹近拜手  
啓并申省狀自崇安附遞懶請祠祿不審已得徹台聽否  
熹孤淺無庸學不加進而輒愚日甚與世背馳自度不堪  
當世之用久矣往者猶意明公來歸必將有以上正君心

下起頽俗庶幾或可效其尺寸以佐下風是以未敢決然  
遂爲自屏之計而今也明公之歸亦旣累月矣似又未有  
以大慰區區平昔之望則熹也尙復何望於他人而可輒  
渝素守以從彼之昏昏哉所以深不獲已而有前書之請  
非獨自爲亦欲明公識察此意而圖其新耳今承誨飭之  
勤敢不深體至意然熹愚竊謂明公必欲引內其身不若  
聽用其言言行矣則其身之出也可以無所媿其不出也  
可以無所恨若言不用道不合顧踴躍然冒利祿而一來  
前有厚顏之媿後有駭機之禍熹雖至愚獨何樂乎此而  
必爲之而明公亦何取乎熹而必致之也抑明公之教熹

曰旣到之後若有未安則在我矣兩得元履書亦以公言  
見告如此此則明公愛熹之深而所以爲熹謀者反未盡  
也夫事之可否方雜乎冥冥之中而未知所決則姑爲之  
以觀其後可也今此身之不可仕仕路之不見容已昭然  
矣尙何待於旣至然後有所未安耶古之君子量而後入  
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尙恐不能自主况市朝膠擾之  
域當世之大人君子至是而失其本心者踵相尋也若熹  
者又可保其不失耶故熹深有所不能無疑於明公之計  
惟前書之懶敢因是而復有請焉如蒙矜許固爲大幸若  
其不遂則熹豈敢坐違朝命而不一行但老人年來多病

既不敢勞動登途又不敢遠去膝下只此一事便自難處  
藉令單行至彼就職則便被拘縻不就則重遭指目就職  
之後遽去則又似無說不去則自違素心凡此曲折皆已  
思之爛熟其勢必至顛沛無可疑者伏惟明公以其所以  
見愛之心施之於此而爲之謀則必有所處矣然熹亦非  
必欲祠祿若荒僻無士人處教官少公事處縣令之屬似  
亦可以藏拙養親但恐無見闕耳窮空已甚若有數月之  
闕卽不可待又不若且作祠官之爲便也復因徐倅便人  
拜啓區區底蘊敢盡布之伏惟明公察焉進見未期伏乞  
進德修業爲主眷人望千萬自重不宣謹啓

答汪尙書書

己丑七月二十

國史侍讀內翰尙書丈台席去月十一日徐倅轉致台翰  
之賜卽已具啓盡布腹心今當徹聽聞久矣今日得崇安  
遞中十八日所賜教帖伏讀再三仰認至意感服之餘得  
以竊聞比日暑中台候起居萬福又以爲慰熹學不加進  
而迂戾日甚特以去違門墻之久明公不深知猶復以故  
意期之移書招徠詞旨篤厚此見高明好賢樂善之意有  
加於前而熹無以堪之徒自懼耳區區之懷所欲陳者所  
附徐倅書已索言之但不知向託元履致丞相書及申省  
狀等曾一一投之否度可否之報必已有所定然未知諸

公所以必欲其來何謂也哉以為欲行其道則熹學未自信固無可行之道今日所處人得為之又非可行之官且諸公皆以耆德雋望服在大僚而紀綱日紊姦倖肆行未有能遏之者又非有可行之效也以為欲榮其身則使熹捐親而仕舍靈龜而觀朶願隨行逐隊則有持祿之機叩首信眷則有出位之戒是亦何榮之有哉凡此數者久已判然於胸中往時猶欲以明公卜之是以未敢決然為長往之計今明公還朝暮年諸事又且如此則熹亦豈待視一魏元履而為去就哉然聞元履數有論建最後者尤切至若一旦真以此去則有志之士雖欲不視之以為去就

亦不可得矣

愚按此宋孝宗乾道四年召建寧布衣魏掞之為太學錄屢進直言尋以貶官元履即掞

也

蓋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不得不同者皆適於

義而已熹累蒙敦譬固已不敢輒徇匹夫之守今只俟前日之報若已得請固為幸甚無所復言若猶未也而諸公果能協成元履之論使聖德日新讒佞屏遠逆耳利行之言日至於前而無所忤焉則熹失所望於前者猶或可以收之於後又何說之辭哉程張二先生固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熹則何敢議此特因來教而及之至於前日冒進瞽言明公不以為譴而欲與之上下其論且將推是而益省察焉明公進德不倦之意可謂盛矣然事

變無窮幾會易失酬酢之間蓋有未及省察而繆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理也理明則異端不能惑流俗不能亂而德可久業可大矣若熹前日所請欲明公致一於孔孟程子之書者乃窮理之要不審高明果以爲何如也近見呂申公家一二議論殊乖僻悖理不謂原明親炙有道而所見乃爾向見明公篤信之今亦覺其非否蓋天下無二道今兩是相持於胸中所以臨事多疑而當疑者反不察也所欲言者無窮薄暮欲遣書入遞不能盡懷伏惟益爲此道千萬自重不宣

答汪尙書書

己丑七月二十六日

熹此月二日遞中領賜教卽以尺書附遞拜答續又領章左藏寄來台翰又以數字附劉審計伸前日之懇不審今皆呈徹未也忽徐倅送示九日所賜手帖恭審卽日秋暑盛德有相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不可言重蒙戒諭令熹審思出處之計苟合於義他不必問也熹雖至愚荷明公矜念之深教誨之切至於如此豈不願奉承一二少答知己之遇然區區之意已具前書更望畱意反覆則有以知熹之所處其度於義蓋已審矣但恐熹所爲義乃明公所謂不必問者而忽之耳然熹旣已申省則今日亦須再得省割而後敢行但至彼不過懇辭而歸他亦無以自效却慮



五十二  
卷九  
一旦親見諸公之訑訑音聲顏色有不能平所發或至於  
過甚以自取戾則明公雖欲曲加庇護而不可得殆不若  
早爲一言遂其所請之爲愈也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爲去  
就熹固已略言之矣夫朝有關政宰執侍從臺諫熟視却  
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  
事又不能優容獎勵顧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士心又不  
俟其自請而直譴斥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之士  
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爲則熹亦何恃而  
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爲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  
之士者而爲進退耳願明公思之爲熹謝陳公熹之坐違

朝命已三月矣欲加之罪不患無辭旣不早從所請則不  
若正其違傲之罪而謫斥之亦足以少振風聲使天下之  
士知守道循理之不可爲而一於阿諛委靡之習以遂前  
日之非亦一事也不識明公其亦以爲然乎頃年陳公在  
建安明公在蜀郡熹嘗獲侍言於陳公竊以爲天下之事  
非兩公不能濟陳公蓋不辭也至於今日乃復自憂其言  
之不效往者旣不可諫矣來者其亦尙可追乎伏惟明公  
深達陳公相與亟圖之熹之心蓋猶不能無拳拳也承諭  
且夕卽上告歸之請熹竊惑之蓋明公非不可去特萬里  
還朝主知人望如此其不薄也一旦未有以藉手而無故

以去此古人所以有屑屑往來之譏也愚意却願明公審思以合於義毋使人失望焉則熹之願也陳公劄子一通乞賜轉達幸甚幸甚邈然未有拜侍之期伏惟順時之宜為國自重不宣

愚按已上三書朱子出處之義審之已熟與其出而不用不若處之為愈也世之君子當出處者其思之

與留丞相書

辛亥四月二十四日○節錄

熹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為患此古今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謀者必將有

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回互往往反為所擠而目以為黨漢唐紹聖之已事去今未遠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為慮熹恐丞相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己任是以上之所以告於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邪讒賊常若反有侵凌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為禍深也又稍故為迷亂昏錯之態

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苟若無人、敢於干祿之章、肆  
爲誣讐之語、而朝廷亦莫之問也。夫杜門自守、孤立無朋  
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之人以濟  
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爲是、而有黨者  
爲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  
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  
丞相安得而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  
別賢否、忠邪爲己任、其果賢且忠耶、則顯然進之、惟恐其  
黨之不衆、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  
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  
不疾君子之爲黨、而不憚以身爲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爲  
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爲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  
其庶幾乎前年逐二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  
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  
士大夫之爲黨、其亦誤矣。熹雖荷知獎、而未遂掃門之願、  
顧蒙出語之勤、似不爲無可取者、是以輒空胸臆、少答恩  
顧、不自知其狂且妄也。干冒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寬容、有  
以裁之、瞻望無由、趨拜敢冀、上爲國家倍保崇重、熹不勝  
下情千萬懇禱之至。

熹竊觀紹興初年趙忠簡公爲相、一時收用人材之盛

後來莫及然細攷其間亦豈無不滿人意者但其多寡之勢此強彼弱故雖少雜而不能害治當時有小元祐之號今者竊觀丞相之心卽趙公之心然論一時人材賢佞之勢則此少而彼多此弱而彼強此則區區所以不能不深憂而輒以分別賢否忠邪之說爲獻於門下也伏乞鈞照熹惶恐又覆

與雷丞相書

辛亥七月十日節錄

高古縣事不審已作如何施行

前四月二十四日書云漳

幸貶死欲望聖恩特與昭雪褒錄其家

此事南方之人無不聞知况如丞相

尤是目睹而梁文靖公向來亦嘗爲之申雪固不待鄙言

而後信但得榻前委曲敷陳特與昭酒則不惟直旣往之冤申泉壤之恨而自今以往忠言日聞於丞相效美遜直之心不爲無所助矣如聞比日朝士有以不願爲忠臣之說當上心被親擢者遠方傳聞不知信否如審有之則小人過計之憂恐其不得爲興邦之言也又聞其人亦嘗出入門牆深辱知顧當是其時未有此論如又不然則知言知人之訓妄意丞相更當留意博求直諫之賢置之東閣與圖天下之事則大人格心之效不日可見而勛業之茂不但踰於前後數公矣諸葛武侯之教有曰諸有忠慮於國者但勤攻吾之闕則事可成賊可死功可翹足而待矣

太祖皇帝嘗語侍臣唐太宗虛心求諫容受盡言固人主之難事然曷若自不爲非使人無得而諫之爲愈乎至哉言乎大哉言乎愚竊願以武侯之言爲丞相獻又願丞相以太祖聖訓而日啓迪於上前也至如朋黨之論則前記所陳有未寃者致煩鑄喻至於勤緝三復愧悚不知所言章蔡之禍誠如尊命但忠賢奔播至於如此推本其原蓋自有在而九年之間黜幽陟明培固根本其效見於靖康建炎之際者民到于今賴之又自有不可誣者若其無此而元豐紹聖便相傳襲則後日之禍豈但若此而已哉前輩有論嘉祐元豐兼收並用異趣之人故當時朋黨之禍不至於朝廷者世多以爲名言熹嘗謂此乃不得已之論以爲與其偏用小人而盡棄君子不若如是之猶爲愈耳非以爲君子不可專任小人不可盡去而此舉真可爲萬世法也若使當時盡用韓富之徒而并絀王蔡之屬則其所以卒就慶曆之宏規盡革熙寧之秕政者豈不盡美而盡善乎後之覽者得其言而不得其心知退守其所爲不得已之論而不知進求其盡美盡善之策是以國論日卑而天下之勢卒至於委靡而不振此可悲也至如元祐則其失在於徒知異己者之非君子而不知同己者之未必非小人是以患生於腹心之間卒以助成仇敵之勢亦不

獨章蔡之能爲己禍也然則元祐之失乃在於分別之未  
精而丞相以爲太甚熹竊有所未喻也是以知言知人聖  
有明誠區區已效於前矣深願丞相之加之意也抑又聞  
之天下事勢有消長賓主之不同以易而言方其復而長  
也一陽爲主於下而五陰莫之能遏及其過而消也五龍  
天矯於上而不足以當一陰羸豕躡躅之孚甚可畏也丞  
相觀於今日之勢孰爲主而方長乎孰爲客而方消乎孰  
能制人而孰爲制於人者乎於是而汲汲乎以求天下之  
賢以自助使之更進迭入日陳安危治亂之明戒以開上  
心排抑陰邪無使主勢小傾而陷入其黨尙恐後時而無  
及於事不精而未免有失亦何遽至預憂其分別太甚而  
爲異日之患乎熹未獲趨拜而辱知至深且今分甘投老  
無復世念故不自嫌而冒昧及此伏唯赦其狂妄而取其  
忠忠千萬幸甚

與畱丞相書

辛亥十月四日  
節錄

熹未嘗有一日灑掃之勞於門下而丞相所以知獎優異  
不在衆人之後顧今精神耗竭筋力疲憊無復可期以伸  
報效區區願丞相深觀大易陰陽消長否泰往來之變謹  
察君子小人之分而公進退之毋爲調停之說所誤使忠  
言日聞聖德日新而天下之人真享富壽康寧之福朝廷

之上真見平平蕩蕩之風則衰病之軀老死丘垤無所憾矣如於忠邪之分察之有未明消長之理信之有未篤而又以一身利害之私參錯乎其間則今所謂持平者是乃所以深助小人之勢以為君子之病將見彼黨日盛此勢日孤天下之事將有不可為者丞相雖欲奉身而退窮勝事而樂清時亦不得辭後世良史之責矣熹不勝感德之至輒復冒昧言之伏唯恕其狂妄而采其千慮之一得焉則又幸之大者

與雷丞相書

辛亥十月十二日

熹區區賤懇已具前幅必蒙矜念俾遂退閒不敢重出以煩公聽唯是昨因致謝輒罄鄙懷狂妄僭率不勝惶恐然自遣人之後即得朝士私書語及近事恭聞丞相忠誠感格天意為回重陰之底復有陽復之漸乃竊自幸其言之不效既又反覆以思則恐今日之事未足為喜而前日之論猶有可思者也蓋自古君子小人雜居並用非此勝彼即彼勝此無有兩相疑而終不決者此必然之理也故雖舉朝皆君子而但有一二小人雜于百執事之間投隙抵巇已足為患况居侍從之列乎况居丞弼之任而潛植私黨布滿要津乎蓋二三大臣者人主之所與分別賢否進退人材以圖天下之事自非同心一德協恭和衷彼此坦

然一以國家爲念而無一毫有己之私間於其間無以克濟若以小人參之則我之所賢而欲進之者彼以爲害已而欲退之我之所否而欲退之者彼以爲助已而欲親之且其可否異同不待勉爭力辨而後決但於相與進退之間小爲俯仰前卻之態而已足以敗吾事矣是豈可不先以爲慮而輕爲他計以發其害我之機哉此猶姑以鈞敵之常勢言之耳况今親疎新舊之情本自不侔忠邪遜逆之趣又各有在彼已先据必勝之地而挾羣黨以塞要衝凡一舉手一搖足皆足以爲吾之害下至近習織人亦或爲之挾持簡牘關通內外以助其勢而我乃兀然孤居子

然特立絕無蚍蜉蟻子之援可以用力於根本之地以覺上心而清言路其可望以爲公道之助者不能聞之顛步之間而欲求之千里之外彼方爲主而我方爲客彼方爲刃而我方爲肉此固天下之危機敗證而又時取彼所甚惡之人置之不能爲助之處徒益其疑而無補於事愚恐雖能遍起天下之賢人君子置之內外彼亦不必動其聲氣但陰拱而微伺其勢似能害己則便一眴目而羣吠四起使來者或未及門至者或未暖席而已狼狽倉皇奔迸四出矣尙何國事之可圖哉今日之事丞相以爲但去一人班列便無小人臺閣便無異論乎胡不觀於鄭尙書王



著作孫可業之遂去而不聞表溫州之已除而中寢此皆  
誰實爲之也哉以愚觀之但見其操心益危慮患益深而  
爲崇益甚耳語曰治水不自其原末流彌增其廣又曰射  
人先射馬禽賊當禽王蓋慮此也去年劉副端初除抗論  
震動朝野善類相慶而熹獨深憂之今日之勢何以異此  
伏願丞相試熟計之而亟陰求學士大夫之有識慮氣節  
者相與謀之先使上心廓然洞見忠邪之所在而自腹心  
以至耳目喉舌之地皆不容有毫髮邪氣畱於其間然後  
天下之賢可以次而用天下之事可以序而爲也如其不  
然則自今以往丞相之憂乃有甚於前日是以熹竊危之

而未敢以爲喜也辱知之厚不敢不盡愚惟高明察之抑  
天下之事固多以欲速而致敗然見幾不早猶豫畱時亦  
智者所甚懼也今日在我之勢固爲甚危然乘隙疾攻正  
在此時投機之會間不容息唯丞相深計而亟圖之則不  
惟善類之幸實宗社生靈之幸熹死罪死罪

愚按已上四書言朋黨之禍至傾人國此歐公朋黨論  
所由作也朱子以分別賢否忠邪爲言可謂一言以蔽  
之矣至分別之道讀  
下與其父書自見

與劉共父

熹前書所稟訪問人材事初若率然旣而思之此最急務  
然其意有未盡者輒詳論之如左云古之大臣以其一身

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  
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者必有待  
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詢訪  
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  
其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  
得以久無利害分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  
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  
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  
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長短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  
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修

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  
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息於後世者  
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  
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  
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  
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  
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  
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喻乎賢士大夫之  
心此蓋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顏色  
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

泛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為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也。

九卷畢

五子文讀卷之十

歸安吳人伯先生諱最選輯 永康舒士振起臣 參閱

同邑後學費惕菴家璵重訂姪 存籀庭字 較正

紫陽朱子文四

答張欽夫 節錄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之。然比觀舊說。却覺無甚綱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蓋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心者固所以主於身。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



慮未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  
爲體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  
七情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爲用感而  
遂通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不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  
焉是則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  
者也然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  
仁而或不敬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  
靜語默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  
力焉未發之前是敬也固已主乎存養之實已發之際是  
敬也又常行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

昧是則靜中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  
物紛糾而品節不差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  
不見其人也其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  
以察乎動中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常感感而常  
寂此心之所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  
之所以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  
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敬則心之貞  
也此徹上徹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  
和之妙可一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論曲  
折雖多所發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

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能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顏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者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爲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爲本不若遂言以敬爲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

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遂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察夫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次序似未甚安。意謂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為如何。愚按此言性情皆統于心。而心又以敬為主。後與湖南諸公書意同。至所論存養先于省察。敬字亦非死物學者尤宜體認。

與湖南諸公論中和第一書

中庸未發已發之義。前此認得此心流行之體。又因程子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遂目心為已發。性為未發。然觀程子之書。多所不合。因復思之。乃知前日之說。非惟心性之名。命之不當。而日用功夫。全無本領。蓋所失者。不但文義之間而已。按文集遺書諸說。似皆以思慮未萌。事物未至之時。為喜怒哀樂之未發。當此之時。即是此心寂然不動之體。而天命之性。當體具焉。以其無過不及。不偏不倚。故謂之中。及其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喜怒哀樂之情。發焉。而心之用可見。以其無不中節。無所乖戾。故謂之和。此則人心之正。而情性之德。然也。然未發之前。不可尋覓。已覺之後。不容安排。但平日莊敬涵養之功。至而無人欲之



私以亂之則其未發也。鏡明水止而其發也無不中節矣。此是日用本領工夫。至於隨事省察，卽物推明，亦必以是爲本。而於已發之際觀之，則其具於未發之前者固可默識。故程子之答蘇季明，反覆論辨，極於詳密，而卒之不過以敬爲言。又曰：敬而無失，卽所以中。又曰：入道莫如敬。未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爲此也。向來講論思索，直以心爲已發，而日用工夫亦止於察識端倪，爲最初下手處，以故闕却平日涵養一段工夫。使人胸中擾擾無深潛純一之味，而其發之言語事爲之間，亦嘗急迫浮露，無復雍容深厚之風。蓋所見一差，其害乃至於此，不可以不審也。程子所謂凡言心者皆指已發而言，此乃指赤子之心而言，而謂凡言心者則其爲說之誤。故又自以爲未當而復正之，固不可以執其已改之言而盡疑諸說之誤。又不可遂以爲未當而不究其所指之殊也。不審諸君子以爲何如。

答廖子晦

德明舊嘗極力尋究于日用事物上，若有所感而知吾身之具有者，廣大虛靜範圍天地根本萬物，易所謂寂然不動，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者是也。德明將以此爲大本，漸加修治之功，未知所見是否。

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耳。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耳。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論之云：然後爲得也。必若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

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心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略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耳。與聖門真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愚按已上三書皆論中和未發已發之義，而此則辨其似是而非也。

答袁機仲節錄

來論以東南之溫厚爲仁，西北之嚴凝爲義，此鄉飲酒義之言也。然本其言，雖分仁義而無陰陽柔剛之別，但於其後復有陽氣發於東方之說，則固以仁爲屬乎陽而義之



當屬乎陰從可推矣。蓋嘗論之。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退而消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爲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爲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爲事。作長爲生斂藏爲殺。此剛柔之所以爲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楊子雲之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之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爲一義。但不可以雜乎此而論之爾。

又

前書所論仁義禮智分屬五行四時。此是先儒舊說。未可輕詆。今者來書雖不及之。然此大義也。或恐前書有所未盡。不可不究其說。蓋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陰分陽。便是兩物。故陽爲仁而陰爲義。然陰陽又各分而爲二。故陽之初爲木爲春爲仁。陽之盛爲火爲夏爲禮。陰之初爲金爲秋爲義。陰之極爲水爲冬爲智。蓋仁之惻隱方自中出。而禮之恭敬則已盡發於外。義之羞惡方自外入。而智之是非則已全伏於中。故其象類如此。非是假合附會。若能默會於心。便自可見。元亨利貞。其理亦然。文言取類尤爲明白。非區區今日之臆說也。五行之中。四者既各有所屬。而土居中宮。爲四行之地。四時之主。在人則爲信。爲真實之

義而為四德之地，眾善之主也。五聲五色五臭五味五藏五蟲其分放此蓋天  
人一物，內外一理，流通貫徹，初無間隔。若不見得，則雖生  
於天地之間，而不知所以為天地之理。雖有人之形貌，而  
亦不知所以為人之理矣。故此一義切於吾身，比前數段  
尤為要緊，非但小小節目而已也。

愚按二書一意其分別仁義禮智為陰陽最為親切天下萬事萬物莫不本此。○已上言仁義

答連嵩卿

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  
為非，但不知為此說者，以天地為主耶，以我為主耶。若以  
天地為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

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亾，然非有我之  
得私矣。若以我為主，則只是於自己身上認得一箇精神  
靈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為己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  
放舍，謂之死而不亾，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  
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  
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玄妙道理。雖  
若滉漾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  
箇天地性中，更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  
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為天地  
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煩以此問子



晦渠必有說却以見論愚按此篇論死生

答廖子晦

夫子告子路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意若曰知人之理則知鬼之理知生之理則知死之理存乎我者無二物也故正蒙謂聚亦吾體散亦吾體知死而不亾者可與言性矣竊謂死生鬼神之理斯言盡之君子之學汲汲修治澄其濁而求清者蓋欲不失其本心凝然而常存不為造化陰陽所累如此則死生鬼神之理將一於我而天下之能事畢矣彼釋氏輪迴之說安足以語此

盡愛親敬長貴貴尊賢之道則事鬼之心不外乎此矣知乾坤變化萬物受命之理則生之有死可得而推矣夫子之言固所以深曉子路然學不躐等於此亦可見矣近世說者多借先聖之言以文釋氏之旨失其本意遠矣

又

德明平日鄙見未免以我為主蓋天地人物統體只是一性生有此性死豈遽亾之夫水有所激與所礙則成漚正如二機闔闢不已妙合而成人物夫水固水也漚亦不得不謂之水特其形則漚滅則還復是本水也人物之生雖一形具一性及氣散而滅還復統體是一而

已豈復分別是人。是物之性所未瑩者。正惟祭享一事。推之未行。若以爲果饗耶。神不歆非類。大有界限。與統體還一之說。不相似。若曰饗與不饗。蓋不必問。但報本之道。不得不然而詩書。却明言神嗜飲食。祖考來格之類。則又極似有饗之者。竊謂人雖死。無知覺。知覺之原。仍在此。以誠感彼。以類應。若謂盡無知覺之原。只是一片太虛寂。則似斷滅無復。實然之理。亦恐未安。君子曰。終小人曰死。則智愚於此。亦各不同。故人不同於鳥獸。草木愚不同於聖。雖以爲公共道理。然人須全而歸之。然後足以安吾之死。不然。則人何用求。至聖賢何用與。

天地相似。倒行逆施。均於一死。而不害其爲人。是直與鳥獸禽魚俱壞。懵不知其所存也。

死生之論。向來奉答。所諭知生事人之問。已發其端。而近答嵩卿書。論之尤詳。意明者一讀當已洞然無疑矣。而來書之意。尙復如此。雖其連類引義。若無津涯。然尋其大指。則皆不出前此兩書所論之中也。豈未嘗以鄙說思之。而直以舊聞爲主乎。旣承不鄙。又不得不有以奉報。幸試思之。蓋賢者之見。所以不能無失者。正坐以我爲主。以覺爲性。爾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所得私也。所謂反身而誠。蓋謂盡

五子文前 卷十 十一 仁思堂  
其所得乎已之理則知天下萬物之理初不外此非謂盡  
得我此知覺則衆人之知覺皆是此物也性只是理不可  
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  
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故聚則有散則無若理則初  
不爲聚散而有無也但有是理則有是氣苟氣聚乎此則  
其理亦命乎此耳不得以水漚比也鬼神便是精神魂魄  
程子所謂天地之功用造化之迹張子所謂二氣之良能  
皆非性之謂也故祭祀之禮以類而感以類而應若性則  
又豈有類之可言耶然氣之已散者旣化而無有矣其根  
于理而日生者則固浩然而無窮也故上蔡謂我之精神

卽祖考之精神蓋謂此也然聖人之制祭祀也設主立尸  
煇蕭灌鬯或求之陰或求之陽無所不用其極而猶止曰  
庶或享之而已其至誠惻怛精微恍惚之意蓋有聖人所  
不欲言者非可以世俗粗淺知見執一而求也豈曰一受其  
成形則此性遂爲吾有雖死而猶不滅截然自爲一物藏  
乎寂然一體之中以俟夫子孫之求而時出以饗之耶必  
如此說則其界限之廣狹安頓之處所必有可指言者且  
自開闢以來積至於今其重併積疊計已無地之可容矣  
是又安有此理耶且乾坤造化如大洪鑪人物生生無少  
休息是乃所謂實然之理不憂其斷滅也今乃以一片太

虛寂目之而反認人物已死之知覺謂之實然之理豈不  
誤哉又聖賢所謂歸全安死者亦曰無失其所受乎天之  
理則可以無媿而死爾非以為實有一物可奉持而歸之  
然後吾之不斷不滅者得以晏然安處乎冥冥之中也天  
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是乃無所為而然者與異端為生死  
事大無常迅速然後學者正不可同日而語今乃混而言  
之以彼之見為此之說所以為說愈多而愈不合也凡此  
皆亦粗舉其端其曲折則有非筆舌所能盡者幸併前兩  
說參考而熟思之其必有得矣若未能遽通即且置之姑  
即夫理之切近而平易者實下窮格工夫使其積累而貫  
通焉則於此自當曉解不必別作一道理求也但恐固守  
舊說不肯如此下工夫拙者雖復多言終亦無所補耳

愚按此二篇極言死生鬼神明白親切與連嵩卿篇相發明

答汪尙書節錄

別紙示及釋氏之說前日正以疑晦未祛故請其說方虞  
僭越得罪於左右不意貶損高明與之醜酢如此感戰忸  
已熹於釋氏之說蓋嘗師其人尊其道求之亦切至矣然  
未能有得其後以先生君子之教校夫先後緩急之序於  
是暫置其說而從事於吾學其始蓋未嘗一日不往來於  
心也以爲俟卒究吾說而後求之未爲甚晚耳非敢遽紕

絕之也而一二年來心獨有所自安雖未能即有諸已然  
 欲復求之外學以遂其初心不可得矣然則前輩於釋氏  
 未能忘懷者其心之所安蓋亦必有如此者而或甚焉則  
 豈易以口舌爭哉竊謂但當益進吾學以求其所安之是  
 非則彼之所以不安於吾儒之學而必求諸釋氏然後安  
 者必有可得而言者矣所安之是非既判則所謂反易天  
 常殄滅人類者論之亦可不論亦可固不即此以定取舍  
 也上蔡所云止觀之說恐亦是借彼脩行之目以明吾進  
 學之事若曰彼之參請猶吾所謂致知彼之止觀猶吾所  
 謂克己也以其語錄考之其不以止觀與克己同塗共轍

明矣後之好佛者遂掇去首尾孤行此句以為已援正如  
 孔子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亾也豈真慕夷狄明道  
 適僧舍見其方食而曰三代威儀盡在是矣豈真欲入叢  
 林耶胡文定所以取楞嚴圓覺亦恐是謂於其術中猶有  
 可取者非以為吾儒當取之以資己學也孔子曰攻乎異端  
 斯害也已呂博士謂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斯無邪隱今  
 惡邪說之害正而攻之則適所以自敝而已此言誠有味  
 者最按攻乎異端解與集註不同故熹於釋學雖所未安然未嘗敢公言  
 詆之特以講學所由有在於是故前日略扣其端既蒙垂  
 教復不敢不盡所懷恐未中理乞賜開示不憚改也更願

勿以鄙說示人要於有定論而已

又節錄

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起絕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畱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蓋以多聞博識精察其理之所自來却謂別有向上一着與此兩不相闕此尹和靖所以有此三事中一事看破則此患亡矣之說可謂切中其病矣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

後明倫必察而後盡

格物只是窮理物格即是理明此乃大學功夫之始潛玩積累各有淺深

非有頓悟險絕處也近世儒者語此似亦太高矣呂舍人書別紙錄呈

彼既自謂廓然而一

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為哉

儒者為此學而自謂有悟者雖

不可謂之懵然其察之亦必不詳者矣

又况俟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

決之疑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佞佞耳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眾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迥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必察醜醉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



五子文讀 卷一 古 仁思堂

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縱言至此亦可謂躡等矣然以閣下之明勉而進之恐不足以爲難也。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以異也。窮極幽深過也。反倫悖理不及也。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言而詖淫邪遁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鑒也。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愚意如此。不識高明以爲何如。

又節錄

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諭。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然。如此而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爲說者。曰子之所求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真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旣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至道。不外六經。而不敢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徼幸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未嚴也。若易必以可儻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辭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辭也。夫二者之間。相去遠矣。如鳥喙食之。而殺人。則世之相戒者。必曰不可食。

五子文讀 卷一 朱子 左 近思堂

而未有謂不必食而已者也。妄意如此，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又節錄

竊觀來意似以爲先有見處，乃能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能無疑也。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優柔饜飮，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可窮矣。程夫子所謂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亦謂此耳。今日此事，非言語臆度所及，必先有見，然後有以造夫平易。則是欲先上達而後下學，譬之是猶先察秋毫而後睹山岳，先舉萬石而後勝匹雛也。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卒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嘆而欲火其書也。舊讀明道行狀，記其學行事業，累數千言，而卒道其言不過力排釋氏，以爲必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後得呂榮公家傳。

則以為嘗受學於二程而所以推尊稱美之辭甚盛攷其實亦誠有以大過人者然至其卒章而誦其言則以為佛之道與聖人合此其師生之間分背矛盾一南一北不審台意平日於此是非之際何以處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蓋不容並立而兩存也愚昧無知誤蒙誘進敢竭愚慮庶幾決疑伏望恕其狂易而終教之幸甚幸甚

愚按已上四書皆闢異學之非而規汪公溺于其中

答李伯諫

甲申

詳觀所論大抵以釋氏為主而於吾儒之說近於釋者取之異於釋者在孔孟則多方遷就以曲求其合在伊洛則無所忌憚而直斥其非夫直斥其非者固未識其旨而然所取所合亦竊取其似是而非者耳故語意之間不免走作不得于言而求諸心則從初讀孔孟伊洛文字止是資舉業此來書之語固無緣得其指歸所以敢謂聖學止于如此至於後來學佛乃是怕生死此亦來書中語而力究之故陷溺深從始至末皆是利心所謂差之毫釐者其在茲乎然敢詆伊洛而不敢非孔孟者直以舉世尊之而吾又身為儒者故不敢耳豈真知孔孟之可信而信之哉是猶不敢顯然背畔而毀冠裂冕拔本塞源之心已竊發矣學者豈可使

有此心萌於胸中哉

來書云於程氏雖未能望其堂奧而已窺其藩籬矣熹竊謂聖人道在六經若日星之明程氏之說見於其書者亦詳矣然若只將印行冊子從頭揭過略曉文義便爲得之則當時門人弟子亦非全然鈍根無轉智之人豈不能如此領會而孔門弟子之從其師厄窮飢餓終其身而不敢去程氏之門已仕者忘爵祿未仕者忘飢寒此游察院語此亦必有謂矣試將聖學做禪樣看日有孜孜竭才而進竊恐更有事在然後程氏藩籬可得而議也

程氏之說爲證熹竊謂程氏之說以釋氏窮幽極微之論觀之似未肯以爲極至之論但老兄與儒者辨不得不借其言爲重耳然儒者言仁之體則然至語其用則毫釐必察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體用所以一原而顯微所以無間也釋氏之云正覺能仁者其論則高矣美矣然其本果安在乎此語來書引天下歸仁以證滅度衆生之說熹竊謂恐相似而不同伊川先生曰克己復禮則事事皆仁故曰天下歸仁試用此意思之毫髮不可差差則入於異學矣來書云夫子語仁以克己爲要佛氏論性以無心爲宗而

以龜山心不可無之說為非熹謂所謂已者對物之稱乃是私認為已而就此起計較生愛欲故當克之克之而自復於理則仁矣心乃本有之物虛明純一貫徹通所以盡性體道皆由於此今以為妄而欲去之又自知其不可而曰有真心存焉此亦來書之語則又是有心矣如此則無心之說何必全是而不言無心之說何必全非乎若以無心為是則克已乃是有心無心何以克已若以克已為是則請從事於斯而足矣又何必克已於此而無心於彼為此二本而枝其辭也

來書云輪回因果之說造妖捏怪以誑愚惑眾故達磨亦排斥之熹竊謂輪回因果之說乃佛說也今以佛為聖人而斥其言至於如此則老兄非特叛孔子又謫佛矣豈非知其說之有所窮也而為是遁辭以自解免哉抑亦不得已於儒者而姑為此計以緩其攻也嗚呼吾未見聖人立說以誑愚惑眾而聖人之徒倒戈以伐其師也孰謂本末殊歸首尾衡決如是而尚可以為道乎

來書云韓退之排佛而敬大顛則亦未能排真佛也熹謂退之稱大顛頗聰明識道理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而已其與原道所稱以之為已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天下國家則無所處而不當者果如

何耶

來書云形有死生真性常在熹謂性無僞冒不必言真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卽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真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真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所謂廉賈五之不可不謂之貨殖也伊川之論未易遽非亦未易遽曉他日於儒學見得一箇規模乃知其不我欺耳

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能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日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耳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耳但其用功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却全不啻着此所以無方外之一節也固是有根株則必有枝葉然五穀之根株則生五穀之枝葉華實而可食稊稗之根株則生稊稗之枝葉華實而不

可食此則不同耳參朮以根株而愈疾鉤吻以根株而殺  
人其所以殺人者豈在根株之外而致其毒哉來書云不  
能于根株  
之外別致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  
其巧也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  
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然來書之云却是從儒向佛故  
猶藉先生之言以為重若真胡種族則亦不肯招認此語  
矣如何如何

來書云以理為障者特欲去其私意小智熹謂認私意小  
智作理字正是不識理字來書又謂上蔡云佛氏不肯就  
理者為非熹謂若不識理字則此亦未易以口舌爭也他

日解此乃知所言之可笑耳

來書云儒佛見處既無二理其設教何異也蓋儒教本人  
事釋教本死生本人事故緩於見性本生死故急於見性  
熹謂既謂之本則此上無復有物矣今既二本不知所同  
者何事而所謂儒本人事緩見性者亦殊無理三聖作易  
首曰乾元亨利貞子思作中庸首曰天命之謂性孔子言  
性與天道而孟子道性善此為本於人事乎本於天道乎  
緩於性乎急於性乎然着急字  
亦不得俗儒正坐不知天理之大  
故為異說所迷反謂聖學知人事而不知生死豈不誤哉  
聖賢教人盡心以知性躬行以盡性終始本末自有次第

一皆本諸天理緩也緩不得急也急不得直是盡性至命  
方是極則非如見性之說一見之而遂已也上蔡云釋氏  
之論性猶儒者之論心釋氏之論心猶儒者之論意此語  
剖析極精試思之如何  
來書云子貢之明達性與天道猶不與聞熹謂此正痴人  
前說夢之過也來書又謂釋氏本死生悟者須徹底悟去  
故祖師以來由此得道者多熹謂徹底悟去之人不知本  
末內外是一是二二則道有二致一則死生人事一以貫  
之無所不了不知傳燈錄中許多祖師幾人做得堯舜禹  
稷幾人做得文武周公須有徵驗處

來書云特聖人以中道自任不欲學者躐等熹謂此正是  
王氏高明處己中庸處人之說龜山嘗力詆之矣須知所  
謂不欲學者躐等者乃是天理本然非是聖人安排教如  
此譬諸草木區以別矣且如一莖小樹不道他無草木之  
性然其長須有漸是亦性也所謂便欲當人立地成佛者  
正如將小樹來噴一口水便要他立地干雲蔽日豈有是  
理便欲當人立地成佛此亦來書中語設使有此幻術亦不可謂之循理此  
亦見自私自利之規模處

來書云引大易生死之說程氏語默日月洪鑪之論熹按  
此四者之說初無二致來書許其三排其一不知何所折



五子文前 卷一 仁思堂  
表而云然然則所許三說恐未得其本意也愚意以為不  
必更於此理會且當按聖門下學工夫求之久自上達所  
謂未知生焉知死也

來書云聖人體易至於窮神知化未之或知之妙熹疑此  
語脉中有病又云生死之際必不如是之任滅也熹謂任  
滅二字亦是釋氏言之聖人於死生固非任滅亦初不見

任滅之病更以前段參之

來書云曹參楊億不學儒不害為偉人熹前書已奉答矣  
而細思之則老兄固云夫子之道乃萬世仁義禮樂之主  
今乃有不學儒而自知道者則夫子何足為萬世仁義禮

樂之主也且仁義禮樂果何物乎又曹參楊億二人相擬  
正自不倫曹參在漢初功臣中人品儘粗疎後來却能如  
此避正堂舍蓋公治齊相漢與民休息亦非常人做得其  
所見似亦儘高所可惜者未聞聖人之道而止於是耳楊  
億工于纖麗浮巧之文已非知道者所為然資稟清介立  
朝獻替略有可觀而釋子特以為知道者以其有八角磨  
盤之句耳然既謂之知釋氏之道則於死生之際空亦有  
過人者而方丁謂之逐萊公也以他事名億至中書億乃  
恐懼至於便液俱下面無人色當此時也八角磨盤果安

在哉事見蘇黃門龍川別志第一卷之末蘇公非詆佛者其言當不誣矣然則此二人者雖



皆未得為知道然億非參之倫也子比而同之過矣蓋老氏之學淺於佛而其失亦淺正如申韓之學淺於楊墨而其害亦淺因論二人而謾及之亦不可不知也

來書云鹽官講義急於學者見道便欲人立地成佛熹於前段已論之矣然其失亦不專在此自是所見過中無着實處氣象之間蓋亦可見

來書所謂發明西洛諸公所未言者即其過處也嘗聞之師曰二蘇聰明過人所說語孟儘有好處蓋天地間道理不過如此有時便見得到皆聰明之發也但見到處却有病若欲窮理不可不論也見到處却有病此語極有味試

一思之不可以為平常而忽之也

愚按已上諸條伯諫非援儒入墨即推墨附儒朱子反覆辨之以破其惑讀者其盡心焉

### 答李伯諫

承諭及從事心性之本以求變化氣質之功之說此意甚善然愚意此理初無內外本末之間凡日用閒涵泳本原酬酢事變以至講說辨論攷究尋繹一動一靜無非存心養性變化氣質之實事學者之病在於為人而不為己故見得其間一種稍向外者皆為外事若實有為己之心但於此顯然處嚴立規程力加持守日就月將不令退轉則便是孟子所謂深造以道者蓋其所謂深者乃工夫積累



五子文讀 卷十 詩 仁思堂  
之深而所謂道者則不外乎日用顯然之事也及其真積  
力久內外如一則心性之妙無不存而氣質之偏無不化  
矣所謂自得之而居安資深也豈離外而內惡淺而深舍  
學問思辨力行之實而別有從事心性之妙也哉至於易  
之爲書因陰陽之變以形事物之理大小精粗無所不備  
尤不可以是內非外厭動求靜之心讀之鄙意如此故於  
來論多所未安竊恐向來學佛病根有未除者故敢以告  
然恐亦未必盡當於理惟高明擇之

答吳公濟

來書云儒釋之道本同末異熹謂本同則未必不異末異  
則本必不同正如二木是一種之根無緣却生兩種之實  
來書云夫子專言人事生理而佛氏則兼人鬼生死而言  
之熹按伯諫書中亦有此意已於答伯諫書中論之矣他  
日取觀可見鄙意抑又有說焉不知生死人鬼爲一乎爲  
二乎若以爲一則專言人事生理者其於死與鬼神固已  
兼之矣不待兼之而後兼也若須別作一頭項窮究曉會  
則是始終幽明却有閒隔似此見處竊恐未安  
來書云夫子罕言之者正謂民不可使知恐聞之而生惑  
熹謂聖人於死生鬼神雖不切切言之然於六經之言格  
物誠意之方天道性命之說以至文爲制度之間名器事

物之小莫非示人以始終幽明之理蓋已無所不備若於此講究分明而心得之則仰觀俯察洞然其無所疑矣豈聞之而反有所惑耶但人自不學故聖人不能使之必知耳非有所秘而不言也今乃反謂聖人秘而不言宜其惑於異說而不知所止也

來書云賢士大夫因佛學見性然後知夫子果有不傳之妙論語之書非口耳可傳授熹謂論語固非口耳所可傳授然其間自有下工夫處不待學佛而後知也學佛而後知則所謂論語者乃佛氏之論語而非孔氏之論語矣

用琵琶箏等方響感栗奏雅樂節拍雖同而音韻乖矣

來書云因語孟見理然後知佛氏事理俱無礙之說熹按上文言因佛學見性此言因語孟見理理與性同乎異乎幸剖析言之以曉未悟但恐真見語孟所言之理則釋氏事理無礙之聞所礙多矣

來書云幽明之故死生之說晝夜之道初無二理明之於幽生之於死猶晝之於夜也鬼神之情狀見乎幽者爲不可誣則輪回因果之說有不可非者謂上智不在此域可也謂必無是理不可也熹竊謂幽明死生晝夜固無二理然須是明于大本而究其所自來然後知其寔無二也不然則所謂無二者恐不免于彌縫牽合而反爲有二矣鬼

神者造化之迹伊川語乃二氣之良能也橫渠語不但見乎幽

而已以為專見乎幽似此未識鬼神之為何物所以溺於

輪回因果之說也幽則有鬼神者對禮樂而言之大抵未嘗熟究聖人六

經之旨而遽欲以所得於外學者籠罩臆度言之此所以

多言而愈不合也至又謂不可謂無此理特上智不在此

域此尤害理蓋不知此理是合有耶合無耶以為不可謂

必無是理則是合有也合有則盈天地之間皆是此理無

空闕處而上智之人獨不與焉不知又向甚處安身立命

若是合無則凡此所謂不可無之理乃眾生之妄見而非

真諦也此其與聖人之心大相遠矣而曰聖人無兩心吾

不信也

答吳斗南錄節

佛學之與吾儒雖有略相似處然正所謂貌同心異似是

而非者不可不審明道先生所謂句句同事事合然而不

同者真是有味非是見得親切如何敢如此判斷耶聖門

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

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玄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

氏所云豁然大悟通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

力處只是持敬與窮理而已參前倚衡今人多錯說了故

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

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耳如言見  
堯於羹見堯於牆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  
在身外耶無思無爲是心體本然未感於事物時有此本  
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  
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  
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  
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  
是天理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  
果見天理則亦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  
不自知耶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

能免俗而有此言也

愚按此篇與上答公濟書皆論釋氏之非而逐條曉譬  
以明其理讀者玩此庶不爲異學所惑乎

以問其理雖青徒此無不為與學問者  
 思辨此論與上卷公府皆備詳况之表而  
 與谷而皆此首也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  
 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  
 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  
 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  
 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

五子文讀卷之十一

歸安吳人伯先生諱最選輯

義烏李祖蔭惠參閱

同邑後學費惕菴家璵重訂

姪金之奎日成較正

紫陽朱子文五

仁說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  
 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  
 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  
 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  
 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

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  
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  
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  
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  
物之心卽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  
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原百行之本莫不在是  
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  
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  
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  
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  
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  
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  
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  
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  
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  
歟曰不然程子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  
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  
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  
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  
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



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為一為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歟曰彼以物我為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一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眾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或至於認物為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為理者有之

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云

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

因併記其語作仁說愚按仁者心之德愛之理二語體用全備與單言本體及博愛者不同茲

說辨論極精可以熟玩

### 易寂感說

易曰无思也无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者何也曰无思慮也无作為也其寂然者無時而不感其感通者無時而不寂也是乃天命之全體人心之至正所謂體用之一原流行而不息者也疑若不可以時處分矣然於其未發也見其感通之體於已發也見其寂然之用亦各



有當而實未嘗分焉。故程子曰：中者言寂然不動者也，和者言感而遂通者也。然中和以性情言者也，寂感以心言者也。中和蓋所以為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愚按：寂感即動靜之謂。通動而未嘗不靜，靜而未嘗不動，即寂而感，感而寂也。其說與太極道書相表裏。

### 太極說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

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元亨利貞說

元亨利貞，性也。生長收藏，情也。以元生，以亨長，以利收，以貞藏者，心也。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心之用也。心者，性情之主也。程子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正謂此也。又曰：言天之自然者，謂之天道，言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天命。又曰：天地以生物為心，亦謂此也。

愚按已上二說亦與太極通書相表裏而心統性情又與張子之說相發明讀者其會心焉

周禮三德說

或問師氏之官以三德教國子。一曰至德以為道本，二曰敏德以為行本，三曰孝德以知逆惡。何也？曰：至德云者，誠意正心，端本清原之事。道則天人性命之理，事物當然之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術也。敏德云者，彊志力行，畜德廣業之事。行則理之所當為，日可見之跡也。孝德云者，尊祖愛親，不忘其所由生之事。知逆惡則以得於己者篤。

實深固有以真知彼之逆惡而自不忍為者也。至德以為道本明道

先生以之敏德以為行本司馬溫公以之孝德以知逆惡則趙無愧徐仲車之徒是已此三者雖

曰各以其材品之高下資質之所宜而教之然亦才有專

務其一而可以為成人者也是以列而言之以見其相須

為用而不可偏廢之意蓋不知至德則敏德者散漫無統

固不免乎篤學力行而不知道之譏然不務敏德而一於

至則又無以廣業而有空虛之弊不知敏德則孝德者僅

為匹夫之行而不足以通於神明然不務孝德而一於敏

則又無以立本而有悖德之累是以兼陳備舉而無所遺

此先王之教所以本末相資精粗兩盡而不倚於一偏也

其又曰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賢長

三曰順行以事師長何也曰德也者得於心而無所勉者

也行則其所行之法而已蓋不本之以其德則無所自得

而行不能以自修不寔之以其行則無所持循而德不能

以自進是以既教之以三德而必以三行繼之則雖其至

末至粗亦無不盡而德之脩也不自覺矣然是三者似皆

孝德之行而已至于至德敏德則無與焉蓋二者之行本

無常師必協於一然後有以獨見而自得之固非教者所

得而預言也惟孝德則其事為可指故又推其類而兼為

友順之目以詳教之以為學者雖或未得於心而事亦可

五子文讀

卷十一

五

位思堂

得而勉使其行之不已而得於心焉則進乎德而無待于勉矣况其又能卽是而充之以周于事而泝其原則孰謂至德敏德之不可至哉或曰三德之教大學之教也三行之教小學之教也鄉三物之爲教也亦然而已詳愚按今者舍德行而文藝久矣安得辰周禮而復之可慨也夫

附錄備考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實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卹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

朱周翰註曰德出于心知別是非仁無私欲聖無不通義有斷制盡己之心曰忠無所乖戾曰和行者睦

之于身孝于父母友于兄弟睦謂親于九族婣謂親于外親任謂信于朋友恤謂振于貧窮藝者見之于事五禮六樂五射五御六書九數

井田類說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此處疑有關字輸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彊之暴酷於亾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彊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彊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

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己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衆之時。地廣人稀。勿為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衆。土地既富。列在豪彊。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畧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

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

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

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交。佇班志作守望相接。疾病相救。民

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

之。換易其處。何休曰。司空謹別田之高下。善惡分為三品。上田一歲一墾。中田二歲一墾。下田三歲一

墾。肥饒不得獨樂。堯堉不得獨苦。而三年一換土易居。其家衆男為餘夫。亦以口受

田如此。比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有賦有稅。賦謂計口發財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供

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之宗廟百

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



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  
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  
蔬殖於疆畔雞豚狗豕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十則可五  
衣帛七十則可以食肉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  
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  
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爲大夫矣於是閭有序而鄉  
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於野其  
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於邑其詩  
云同我婦子曰爲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間胥平旦坐  
于左塾比長坐于右塾畢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入者必薪

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

何休曰晏出後時者不得出莫不持樵者不得入冬則

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  
者所以省費燭火同工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  
者因而相與歌咏以言其情是月餘子亦在序室未征後  
八歲入小學學六甲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如父家長幼  
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  
秀異者移於鄉學鄉學之秀移於國學學於小學諸侯歲  
貢小學之秀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  
同而能偶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將散行  
人振木鐸以徇於路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於天

三子不計  
子休曰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官衣食之使  
之民間求詩鄉移于邑邑移于國國以聞于天子三年

耕則餘一年之畜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

績九年耕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

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

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書曰

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

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衆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

一里爲井井十爲通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十爲衆衆

並作十爲同同方百里同十爲封封十爲畿畿方千里地

終字四井爲邑四邑爲丘丘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

爲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

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爲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

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圍街路三千六百井定

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

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

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

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

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

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於農隙

以講事焉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

五子不計

朱子

五子不計

五子不計



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牧連帥比年簡車卒正  
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爲國立武足兵之  
大略也愚按井田之法不行久矣存此以備  
參考如能行此則二代庶幾可復也

舜典象刑說

聖人之心未感於物其體廣大而虛明絕無毫髮偏倚所  
謂天下之大本者也及其感於物也則喜怒哀樂之用各  
隨所感而應之無一不中節者所謂天下之達道也蓋自  
本體而言如鏡之未有所照則虛而已矣如衡之未有所  
加則平而已矣至語其用則以其至虛而好醜無所遁其  
形以其至平而輕重不能違其則此所以致其中和而天  
地位萬物育雖以天下之大而舉不出乎吾心造化之中  
也以此而論則知聖人之於天下其所以爲慶賞刑威之  
具者莫不各有所由而舜典所論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與夫制刑明辟之意皆可得而言矣雖然喜而賞  
者陽也聖人之所欲也怒而刑者陰也聖人之所惡也是  
以聖人之心雖曰至虛至平無所偏倚而於此二者之間  
其所以處之者亦不能無小不同者故其言又曰罪疑惟  
輕功疑惟重此則聖人之微意也然其行之也雖曰好賞  
而不能賞無功之士雖曰惡刑而不敢縱有罪之人而功  
罪之實苟已曉然而無疑則雖欲輕之重之而不可得是

又未嘗不虛不平而大本之立達道之行固自若也故其賞也必察其言審其功而後加以車服之賜其刑也必曰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墨劓荆宮大辟五等肉刑之當法也其曰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所以寬夫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其曰鞭作官刑扑作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所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於五刑者也其曰金作贖刑者使之入金而免其罪所以贖夫犯此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其曰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於罪者則肆而赦之其曰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其

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者此則聖人畏刑之心閔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嗚呼詳此數言則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於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於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所以施於人者亦必當有如是之酷矣是以聖人不忍其被害酷者之銜冤負痛而爲是以報之雖若甚慘而語其實則爲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唯其情之輕者聖人於此乃得以施其不忍畏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授

五子文讀 卷十一  
三  
之遠方以禦魍魎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亦或淫或盜其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而又得便還鄉里復爲平民則彼之被其害者寡妻孤子將何面目以見之而此幸免之人髮膚支體了無所傷又將得以遂其前日之惡而不知悔此所以必曰流以宥之而又有五流有宅五宅三居之文也若夫鞭扑之刑則雖刑之至小而其情之輕者亦必許其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真刑加之是亦仁矣然而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待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哉

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貫通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也而或者之論乃謂上古唯有肉刑舜之爲流爲贖爲鞭爲扑乃不忍民之斬戮而始爲輕刑者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必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之心乃獨不忍於殺傷淫盜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見傷爲所侵犯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之殘賊偏倚而失其正亦已明矣又謂周之穆王五刑皆贖爲能復舜之舊者則固不察乎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乎穆王之法亦必疑而

後贖也。且以漢宣之世，張敞以討羌之後，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乎殺人及盜之品也。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三代之隆，而以是爲得哉。嗚呼！世衰學絕，士不聞道，是以雖有粹美之資，而不免一偏之弊。其於聖人公，平正大之心，有所不識，而徒知切切焉飾其偏見之私，以爲美談。若此多矣，可勝辨哉。若夫穆王之事，以予料之，殆必由其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特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自豐，而又託於輕刑之說，以違道而于魯耳。夫子存之，蓋以示戒。而程子策試嘗發問焉。其意

亦可見矣。或者又謂四凶之罪，不輕於少正卯，舜乃不誅而流之，以爲輕刑之驗。殊不知共兜朋黨，鯀功不就，其罪本不至死。三苗拒命，雖若可誅，而蠻夷之國，聖人本以荒忽不常待之。雖有負犯，不爲叛臣，則姑宥之。遠方亦正得其宥耳。非故爲是以輕之也。若少正卯之事，則予嘗竊疑之。蓋論語所不載，子思孟子所不言，雖以左氏春秋內外傳之誣，且駁而猶不道也。乃獨荀况言之，是必齊魯陋儒憤聖人之失職，故爲此說以夸其權耳。吾又安敢輕信其言，而遽稽以爲決乎。耶。並記之以俟來者。愚按五刑之設，刑示寬大，亦不以死刑賊刑恣殘酷，惟視其情之當耳。今之用刑者，其鑒之。



王氏續經說

道之在天下未嘗亾而其明晦通塞之不同則如晝夜寒暑之相反故二帝三王之治詩書六藝之文後世莫能及之蓋非功效語言之不類乃其本心事實之不侔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彼所謂道者則固未嘗亾矣而大學之教所謂明德新民止於至善者又已具有明法若可階而升焉後之讀其書考其事者誠能深思熟講以探其本謹守力行以踐其實至於一旦豁然而晦者明塞者通則古人之不可及者固已倏然而在我矣夫豈患其終不及哉苟爲不然而但爲模倣假竊之計則不惟精粗懸絕終無可似之理政使似之然於其道亦何足以有所發明此有志爲己之士所以不屑而有所不暇爲也王仲淹生平百世之下讀古聖賢之書而粗識其用則於道之未嘗亾者蓋有意焉而於明德新民之學亦不可謂無其志矣然未嘗深探其本而盡力於其實以求必得夫至善者而止之顧乃挾其窺覘想像之彷彿而謂聖之所以聖賢之所以賢與其所以修身所以治人而及夫天下國家者舉皆不越乎此是以一見隋文而陳十二策則旣不自量其力之不足以爲伊周又不知其君之不可以爲湯武且不待其招而往不待其問而告則又輕其道以求售焉及其不

遇而歸其年蓋亦未爲晚也若能於此反之於身以益求  
其所未至使明德之方新民之具皆足以得其至善而止  
之則異時得君行道安知其卒不逮於古人政使不幸終  
無所遇至於甚不得已而筆之於書亦必有以發經言之  
餘蘊而開後學於無窮顧乃不知出此而不勝其好名欲  
逸之心汲汲乎口以著書立言爲己任則其用心爲己外  
矣及其無以自託乃復捃拾兩漢以來文字言語之陋功  
名事業之弊而求其天資之偶合與其竊取而近似者依  
倣六經次第采輯因以牽挽其人強而躋之二帝三王之  
列今其遺編雖不可見然考之中說而得其規模之大略  
則彼之贊易是豈足以知先天後天之相爲體用而高文  
武宣之制是豈有精一執中之傳曹劉顏謝之詩是豈有  
物則乘彝之訓叔孫通公孫述曹褒荀勉之禮樂又孰與  
伯夷后夔周公之懿至於宋魏以來一南一北校功度德  
蓋未有以相君臣也則其天命人心之向背統緒繼承之  
偏正亦何足論而欲攘臂其間奪彼予此以自列於孔子  
之春秋哉蓋既不自知其學之不足以爲周孔又不知兩  
漢之不足以爲三王而徒欲以是區區者比而效之於形  
似影響之間傲然自謂足以承千聖而詔百王矣而不知  
其初不足以供兒童之一戲又適以是而自納於吳楚僭

王之誅使夫後世知道之君子雖或有取於其言而終不能無恨於此是亦可悲也已至於假卜筮象論語而強引唐初文武名臣以為弟子是乃福郊福時之所為而非仲淹之雅意然推原本始乃其平日好高自大之心有以啓之則亦不得為無罪矣或曰然則仲淹之學固不得為孟子之倫矣其視荀楊韓氏亦有可得而優劣者耶曰荀卿之學雜於申商子雲之學本於黃老而其著書之意蓋亦姑託空文以自見耳非如仲淹之學頗近於正而粗有可用之實也至於退之原道諸篇則於道之大原若有非苟楊仲淹之所及者然考其平生意向之所在終不免於文士浮華放浪之習時俗富貴利達之求而其覽觀古今之變將以措諸事業者恐亦未若仲淹之致懇惻而有條理也是以予於仲淹獨深惜之而有所不暇於三子是亦春秋責賢者備之遺意也可勝歎哉

愚按王氏續經今不可見然其言有可取朱子

回瑕不掩瑜也世之尙論文者其致審于斯文

白鹿洞書院揭示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

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

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之人為學者則

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

士固當熟讀深思而明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

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它人設之而

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

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

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如右

而揭之楮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

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慎而恐懼者必有嚴



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謂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愚按此揭示皆人所熟悉。但習而不察耳。朱子舉以示人。其遠勝于規條萬萬也。

學校貢舉私議。節錄分諸經子史。時務之年一條。

古者大學之教。以格物致知爲先。而其考校之法。又以九年知類通達。強立不反爲大成。蓋天下之事。皆學者所當知。而其理之載於經者。則各有所主。而不能相通也。况今樂經亡而禮經缺。二戴之記。已非正經。而又廢其一焉。蓋經之所以爲教者。已不能備。而治之者。類皆舍其所難。而就其所易。僅窺其一。而不及其餘。則於天下之事。宜有不能盡通其理者矣。若諸子之學。同出於聖人。各有所長。而不能無所短。其長者固不可以不學。而其所短。亦不可以不辨也。至於諸史。則該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變。時務之大者。如禮樂制度。天文地理。兵謀刑法之屬。亦皆當世所須。而不可闕。皆不可以不之習也。然欲其一旦而盡通。則其勢將有所不能。而卒至於不行。若合所當讀之書。而分之以年。使天下之士。各以三年而共通。其三四之一。則亦若無甚難者。故今欲以易書詩爲一科。而子年年試之。周禮儀禮及二戴之禮爲一科。而卯年試之。春秋及三傳爲一科。而酉年試之。

年分皆以省試。爲界義各二道。諸經皆兼大學論語。

中庸孟子義各一道論則分諸子為四科而分年以附焉諸子則如

荀楊王韓老莊之屬及本朝諸家文字當別計策則諸史

論分定年數兼許于當年史傳中出論二道

時務亦然諸史則左傳國語史記而漢為一科三國晉書

為一科時務則律曆地理為一科通禮新儀為一科兵法

刑統勅令為一科通典為一科以次分年如經子之法策

各二則士無不通之經無不習之史而皆可為當世之用

矣愚按貢舉必如此而後可得通經學古之士也世之取士者尙其變通于斯

契勸本州日前官司失於覺察民間多有違法私創菴

舍又多是女道住持昨來當職到任之初為見事有非

便即已坐條出榜禁止今後不得私創菴舍居住丁寧

告戒非不嚴切近日因引辭狀見得尙有女道住菴又

有被人論訴與人姦通者顯是不遵約束故違國家條

制誣上行私敗亂風俗須至再行勸諭者

右今榜勸諭本州軍民男女等蓋聞人之大倫夫婦居一

三綱之首理不可廢是以先王之世男各有分女各有歸

有媒有聘以相配偶是以男正乎外女正乎內身修家齊

風俗嚴整嗣續分明人心和平百物順治降及後世禮教

不明佛法魔宗乘間竊發唱為邪說惑亂人心使人男大

不婚女長不嫁謂之出家修道妄希來生福報若使舉世

之人盡從其說則不過百年便無人種天地之間莽為禽

獸

五子文讀 卷一 朱子 五

獸之區而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有國家者所以維持紀綱之具皆無所施矣幸而從之者少彝倫得不殄滅其從之者又皆庸下之流雖惑其言而不能通其意雖悅其名而不能踐其實血氣旣盛情實日開中雖悔於出家外又慚於還俗於是不婚之男無不盜人之妻不嫁之女無不肆爲淫行官司縱而不問則風俗日敗悉繩以法則犯者已多是雖其人不能自謀輕信邪說以至於此亦其父母不能爲其兒女計慮久遠之罪究觀本末情實可哀此當職前日之牒所以不憚於丁寧也然昨來告戒未行只緣區處未廣今復詳思與其使之存女道之名以歸父母兄弟之家亦是未爲了當終久未免悔吝豈若使其年齒尙少容貌未衰者各歸本家聽從尊長之命公行媒聘從便婚嫁以復先王禮義之教以遵人道性情之常息魔佛之妖言革淫亂之汙俗豈不美哉如云婚嫁必有聘定賣送之費則修道亦有菴舍衣鉢之資爲父母者隨家豐儉移此爲彼亦何不可豈可私憂過計苟徇目前而使其男女孤單愁苦無所依託以陷邪僻之行鞭撻之刑哉凡我長幼悉聽此言反復深思無貽後悔故牒紹聖元年八月日愚僧之惑人也止于男尼之惑人也至于女風俗之變甚矣噫安得盡僧尼而反之以一洗末世之弊乎

吳郡安縣蓋前漢師又之以一哉未出之獎平  
 曾之惡人也五年與以之惡人也至千文八卷之費與書  
 悉難此言又寫疑思無領於神姑觀錄聖示平八日自  
 單慈苦無復刻詩以謝派制之存辨對之無錯以非身似  
 欲與亦何不可豈可再憂嚴情皆成目前而與其根父厭  
 實與對數亦有括合元結之登為父母持觀寒豐愈逐此  
 言革對備之書谷豈不美姑吹云敬救必自朝家實送之  
 救以對決王甄漢之錄以惡人惡到骨之常息與對之被  
 容蘇未竟清谷觀本末惡與尊具之命公行救與對與微  
 之寒亦具未為丁當錄久未與對容豈非其平商尚少

五子文讀卷之十二

歸安吳人伯先生諱最選輯

義烏陳 謨聖俞 參閱

同邑後學費惕菴家璵重訂

浦江王守 觀用賓 較正

紫陽朱子文六

讀唐志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  
 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為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  
 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  
 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  
 學為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



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磅礪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咏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遽

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蘇張范蔡之辯列禦寇莊周荀况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尙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玄法言蓋亦

長楊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降訖於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爲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原而適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晷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深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譎諛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效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爲一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神狙聖伏之歎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頽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爲兩物而其於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

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既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爲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既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愚按治出於一治出於二此唐志之言朱子因此見文與道之非二非爲

唐志而作也至文與道之是一是二雖韓歐猶有議焉識者其明辨之

### 讀養生主

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皆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間以爲全身避患之計正程子所謂閃爍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爲善之過也爲惡而近刑者亦爲惡之過也惟能不大爲善不大爲惡而但循中以爲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爲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爲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爲學而求名者自非爲己之學固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爲學之

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者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於犯刑者而竊為之至於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間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偷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於義理而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較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既作皇極辨因感此意有相似者謾筆之於其後云

讀大紀

愚按此于無近名無近刑之說開得極精細世之為善去惡者可以悟矣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為天地得之而為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為性其張之為三綱其紀





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修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墮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繆。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己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厥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己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肆。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曹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爲是以惑世。

而罔人也。至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合一法之論。則似始有爲是遁辭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秉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回之說而自謂可以不淪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鬻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後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閒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爲主。則旣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翟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修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惟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徃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釋氏論上

愚按此二篇因上篇闕佛附錄于此見朱子別集中

愚按此篇與後釋氏二論參看

或問孟子言盡心知性存心養性而釋氏之學亦以識心

見性爲本共道豈不亦有偶同者耶朱子曰儒佛之所以不同正以是一言耳曰何也曰性也者天之所以命乎人而具乎心者也情也者性之所以應乎物而出乎心者也心也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而以統性情者也故仁義禮智者性也而心之所以爲體也惻隱羞惡恭敬是非者情也而心之所以爲用也蓋所謂降衷於民有物有則者儒也故其所以盡心知性者以其窮理而極乎心之所已而不失其本則性如是則情之所發亦無不正而可以應物於無餘矣

性不見其分

別

給之

與

善

其指

者實

在精神魂魄之聚而吾儒所謂形而下者耳至其所以識心者則必別立一心以識此心而其所謂見性者又未嘗睹夫民之衷物之則也既不睹夫性之本然則物之所感情之所發皆不得其道理於是槩以爲己累而盡絕之雖至於反易天常殄滅人理而不顧也然則儒術之所以異其本豈不在此一言之間乎曰釋氏之不得爲見性則聞命矣至於心則吾曰盡之存之而彼曰識之何以不同而

又何以見其別立一心耶曰心也者人之所以主於身而  
統性情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為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  
不命於物者也惟其理有未窮而物或蔽之故其明有所  
不照私有未克而物或累之故其體有所不存是以聖人  
之教使人窮理以極其量之所包勝私以去其體之所害  
是其所以盡心而存心者雖其用力有所不同然皆因其  
一者以應夫萬因其主者以待夫客因其命物者以命夫  
物而未嘗曰反而識乎此心存乎此心也若釋氏之云識  
心必收視反聽以求識其體於恍惚之中如人以目視  
目以口齟口雖無可得之理其勢必不能不相爾汝於其  
間也此非別立一心而何哉夫別立一心則一者二而主  
者客

分矣而又塊然

自守滅情廢事以自棄君臣父子之間則心之用亦息矣  
夫所指以爲心性與其所以從事焉者  
乃如此然則不謂之異端邪說而何哉曰然則其徒蓋有  
實能恍然若有所睹而樂之不厭至於遺外形骸而死生  
之變不足動之者此又何耶曰是其心之用旣不交於外  
矣而其體之分於內者乃自相同而不舍焉其志專而切  
其機危而迫是以精神之極而一旦惘然若有失也近世  
所謂看心之法又其所以至此之捷徑蓋皆原於莊周承

五言詩  
卷十一  
六  
何思堂  
蝸削鑿之論而又加巧密焉爾然昧於天理而特爲是以自私焉則亦何足稱於君子之門哉愚按此篇闕字甚多有不可讀今存之者所以見朱子闢佛之大意也讀者其詳之

釋氏論下

或問子之言釋氏之術原於莊子承蝸削鑿之論其有稽乎朱子曰何獨此哉凡彼言之精者皆竊取莊列之說以爲之宋景文公於唐書李蔚等傳旣言之矣蓋佛之所生去中國絕遠其書來者文字音讀皆累數譯而後通而其所謂禪者則又出於口耳之傳而無文字之可據以故人得竄其說以附益之而不復有所考驗今其所以或可

見者獨賴其割裂裝綴之迹猶有隱然於文字之間而不可揜者耳蓋凡佛之書其始來者如四十二章遺教法華金剛光明之類其所言者不過清虛緣業之論神通變見之術而已及其中間爲其學者如惠遠僧肇之流乃始稍竊莊列之言以相之然尙未敢正以爲出於佛氏之口也及其久而恥於假借則遂顯然纂取其意而文以浮屠之言如楞嚴所謂自聞卽莊子之意而圓覺所謂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卽列子所謂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尙何存者也凡若此類不可勝舉然其說皆萃於書首其玄妙無以繼之然後佛之本真乃見如結壇誦呪二

十五輪之類以至於大力金剛吉盤茶鬼之屬則其粗鄙俗惡之狀校之首章重立極妙之指蓋如水火之不相入矣至於禪者之言則其始也蓋亦出於晉宋清談議論之餘習而稍務反求靜養以默證之或能頗出神怪以術流俗而已如一葉五花之讖隻履西歸之說雖未必實有是事然亦可見當時所尚者止於如此也其後傳之既久聰明才智之士或頗出於其間而自覺其陋於是更出己意益求前人之所未及者以陰佐之而盡講其怪幻鄙俚之談於是其說一旦超然真若出乎道德性命之上而惑之者遂以爲果非堯舜周孔之所能及矣然其虛夸詭譎之情險巧儂浮之態展轉相高日以益甚則又反不若其初清虛靜默之說猶爲彼善於此以是觀之則凡釋氏之本末真偽可知而其所竊豈獨承蜩削鑿之一言而已哉且又有一說焉夫佛書本皆胡語釋而通之則或以數字爲中國之一字或以一字爲中國之數字而今其所謂偈者句齊字偶了無餘欠至於所謂二十八祖傳法之所爲者則又頗協中國音韻或用唐詩聲律自其唐之稍黠如惠洪輩者則已能知其謬而強爲說以文之顧服衣冠通今古號爲士大夫如楊大年蘇子由者反不悟而筆之於書也嗚呼以是推之則亦不必論其理之是非而其增加之

偽迹狀明白益無所逃矣宋公之論信而有證世之惑者  
於此其亦可以少悟也哉愚按此言釋氏之書不可盡  
信人毋惑于其說而不悟也

讀余隱之尊孟辨

節錄辨李公  
常語上首條

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  
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者何哉曰仁義而已矣孟子  
之所謂仁義者何哉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曰惻隱之心  
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如斯而已矣然則所謂仁  
義者又豈外乎此心哉堯舜之所以爲堯舜以其盡此心  
之體而已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傳之以至於孟子其間相  
望有或數百年非得口傳耳授密相付屬也特此心之體

隱乎百姓日用之間賢者識其大不賢者識其小而體其  
全且盡則爲得其傳耳雖窮天地亘萬世而其心之所同  
然若合符節由是而出宰制萬物酌酢萬變莫非此心之  
妙用而其時措之宜又不必同也故堯舜與賢而禹與子  
湯放桀文王事殷武王殺紂孔子作春秋以翼衰周孟子  
說諸侯以行王道皆未嘗同也又何害其相傳之一道而  
孟子之所謂仁義者亦不過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本心之  
所同然者耳李氏以蘇張孫吳班焉蓋不足以窺孟子之  
藩籬而妄議之也推此觀之則其所蔽亦不難辨矣愚按

之書炳如日星而李公敢于誣之可謂無忌  
憚矣今讀朱子之言而孟子之得其傳益見

雜學辨

錄呂氏大學解

呂氏大學解

呂氏之先與二程夫子遊故其家學最為近正然未能不惑於浮屠老子之說故其末流不能無出入之

弊

按正獻公神道碑載公進讀上語及釋老虛寂之旨公曰堯舜雖知此乃以知人安民為急此其所

差之端也堯舜之道精粗本末一以貫之其所知者

似與釋老不相似也以為所知在此而所急在彼是

二本也本原如此則其

末流之弊豈可勝道哉今論其一二以補其闕蓋其

他說之近正者則君子猶有取焉

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呂氏曰異端之學皆不知所先後考索勤苦雖切而終

不近故有終始為二道本末為兩端者

愚謂此言似為釋氏發然呂氏終身學焉不知以誰

為異端而為是說以詆之耶蓋其心未必不以為有

先後者世間之粗學而無先後者出世間之妙道兩

者初不相為謀雖並行而不相悖也方其言此故不

得不是此而非彼及其為彼則又安知其不是彼而

非此哉彼其陽離陰合自以為左右采獲而集儒佛

之大成矣曾不悟夫言行不類出入支離之為心害

而羨亂苗紫奪朱之患又將無所不至也此蓋原於

所知在此所急在彼之意而其失又甚焉近世之言



道者蓋多如此其誤後學深矣

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

呂氏曰致知格物修身之本也知者良知也與堯舜同者也理既窮則知自致與堯舜同者忽然自見默而識之

愚謂致知格物大學之端始學之事也一物格則一知至其功有漸積久貫通然後胸中判然不疑所行而意誠心正矣然則所致之知固有淺深豈遽以爲與堯舜同者一旦忽然而見之也哉此殆釋氏一聞千悟一趨直入之虛談非聖門明善誠身之實務也

其與前章所斥異端之學不知所先後者又何以異哉

呂氏曰草木之微器用之別皆物之理也求其所以爲草木器用之理則爲格物草木器用之理吾心存焉忽然識之此爲物格

愚按伊川先生嘗言凡一物上有一理物之微者亦有理又曰大而天地之所以高厚小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呂氏蓋推此以爲說而失之者程子之爲是言也特以明夫理之所在無間於大小精粗而已若夫學者之所以用功則必有先後緩急之

序區別體驗之方然後積習貫通馴致其極豈以爲  
直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與堯舜同者無故忽  
然自識之哉此又釋氏聞聲悟道見色明心之說殊  
非孔氏遺經程氏發明之本意也嚮以呂氏之博聞  
強識而不爲是說所述則其用力於此事半而功必  
倍矣今乃以其習熟見聞者爲餘事而不復精察其  
道理之所自來顧欲置心草木器用之間而以伺其忽  
然而一悟此其所以始終本末判爲兩途而不自知  
其非也舊見呂氏晚年尺牘數語有足以證成此義  
者因系之於後并爲之說云

呂氏曰聞見未徹正當以悟爲則所謂致知格物正此  
事也此來權去文字專務體究尙患雜事紛擾無專一  
工夫若如伊川之說物各付物便能後物却恐失涉顛

預爾

呂自注云其意以爲物不可  
去事不可無正當各在之耳

愚謂以悟爲則乃釋氏之法而吾儒所無有呂氏顧  
以爲致知格物之事此其所以誤爲前說而不知其  
非也若然則又安得獨以不知所先後者爲異端之  
病哉若由吾儒之說則讀書而原其得失應事而察  
其是非乃所以爲致知格物之事蓋無適而非此理  
者今乃去文字而專體究猶患雜事紛擾不能專一

則是理與事爲二必事盡屏而後理可窮也終始二道本末兩端孰甚於此則未知呂氏所體所究果何理哉伊川之說正謂物各有理事至物來隨其理而應之則事事物物無不各得其理之所當然者如舜之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此其所以不爲物之所役而能役物豈曰各任之而已哉如曰任之而已則是漫然不察其是非可否而一切聽其所爲也如此則能不爲物之所役者鮮矣顧舍其顛頂而謂人顛頂豈不惑哉

愚按朱子章句或問備矣學者深玩而寔體之毋爲異說所惑也

十二卷畢

五子文讀卷之十三

歸安吳人伯先生諱最選輯

東陽

吳

焯赤生

參閣

同邑後學費惕菴家璣重訂

姪

存

存簡庭乎

較正

紫陽朱子文七

題小學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

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今頗蒐輯以爲此書授之童蒙  
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

小學題辭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  
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  
有順無彊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  
蚩蚩物欲交蔽乃頽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  
以培其根以達其枝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  
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修身  
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  
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  
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嘩幸茲秉彝極天  
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  
惟聖之謨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  
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  
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  
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  
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

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三代之隆其法寢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至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其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後秀皆入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倪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蕪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莫不聞其說而魯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儒記誦詞章

五子文讀 卷十三 三  
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復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篇而表章之既又爲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爲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因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畧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

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如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皐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旣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魯氏之傳得其宗及魯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爲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

固執則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邈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示蘊奧未有若是其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爲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爲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爲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爲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早歲卽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畧。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爲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畧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升高行遠之



一助云爾愚按小學今已頒行而學庸章句又人人習讀然其義蘊終身體之而不盡也今附文清之論于後而朱子作序之意瞭然矣

敬軒薛氏曰嘗觀周子二程子張子邵子皆與斯道之傳者也而朱子作大學中庸序惟以二程子繼孟氏之統而不及三子何耶蓋三子各自爲書或詳於性命道德象數之微有非後學造次所能窺測二程子則表章大學中庸語孟述孔門教人之法使皆由此而進自灑掃應對孝弟忠信之常以漸及乎精義入神之妙循循有序人得而依據此朱子以二程子上繼孔孟之統而不及三子歟然朱子於太極圖通

書則尊周子於西銘正蒙則述張子於易則主邵子又豈不以進修之序當謹守二程之法博學之功又當兼考三子之書耶及朱子又集小學之書以爲大學之基本註釋四書以發聖賢之淵微是則繼二程之統者朱子也又曰生於程朱之後者何幸如之以四書有成說而大道明也

詩經集傳序

或有問於予曰詩何爲而作也予應之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則不能無思既

有思矣則不能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於  
咨嗟咏歎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能已焉此  
詩之所以作也曰然則其所以教者何也曰詩者人心之  
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有邪正故言之所形有  
是非惟聖人在上則其所感者無不正而其言皆足以爲  
教其或感之之雜而所發不能無可擇者則上之人必思  
所以自反而因有以勸懲之是亦所以爲教也昔周盛時  
上自郊廟朝廷而下達於鄉黨閭巷其言粹然無不出於  
正者聖人固已協之聲律而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化天  
下至於列國之詩則天子巡狩亦必陳而觀之以行黜陟  
之典降自昭穆而後寢以陵變至於東遷而遂廢不講矣  
孔子生於其時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於是特  
舉其籍而討論之去其重複正其紛亂而其善之不足以  
爲法惡之不足以爲戒者則亦刊而去之以從簡約示久  
遠使夫學者卽是而有以考其得失善者師之而惡者改  
焉是以其政雖不足以行於一時而其教實被於萬世是  
則詩之所以爲教者然也曰然則國風雅頌之體其不同  
若是何也曰吾聞之凡詩之所謂風者多出於閭巷歌謠  
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惟周南召南親  
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發

於言者樂而不過於淫哀而不及於傷是以二篇獨爲風  
詩之正經自邽而下則其國之治亂不同人之賢否亦異  
其所感而發者有邪正是非之不齊而所謂先王之風者  
於此焉變矣若夫雅頌之篇則皆成周之世朝廷郊廟樂  
歌之詞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其作者往往聖人之徒  
固所以爲萬世法程而不可易者也至於雅之變者亦皆  
一時賢人君子閱時病俗之所爲而聖人取之其忠厚惻  
怛之心陳善閉邪之意尤非後世能言之士所能及之此  
詩之爲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  
具也曰然則其學之也當柰何曰本之二南以求其端參  
之列國以盡其變正之於雅以大其規和之於頌以要其  
止此學詩之大旨也於是乎章句以綱之訓詁以紀之諷  
詠以昌之涵濡以體之察之性情隱微之間審之言行樞  
機之始則修身及家平均天下之道其亦不待他求而得  
之於此矣問者唯唯而退余時方輯詩傳因悉次是語以  
冠其篇云愚按朱子集傳備矣而其所言作詩之原作詩  
之體與所以爲教所以爲學未有若此序之明  
且盡者也讀  
者其致思焉

敬軒薛氏曰詩困於小序之牽強晦於諸儒之穿鑿  
至朱子集說一洗相沿之陋習洞開千古之光明真  
所謂豁雲霧而覩青天也

五子文讀 卷十三 九  
書近思錄後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  
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  
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  
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一十二條分十四卷蓋  
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已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  
賢之大畧皆粗見其梗槩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  
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  
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復優柔厭  
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  
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  
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

愚按近思錄具在人其沉  
潛玩索以無負朱子之苦  
心乎抑自放棄而外于朱子  
之教也在人深思而自得爾

家禮序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  
實其本也冠婚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  
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修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  
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  
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亦不可一日  
而不講且習焉者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

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宐於世世之君子  
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  
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  
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  
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  
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爲一家  
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又略  
浮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  
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  
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崇化導民之  
意或有小補云

君子共  
修明之

愚按家禮之書行世已久而人未之遵行  
無怪乎本日瀉而文日紊矣願與守禮之

### 資治通鑑綱目序

先正溫國司馬文正公受詔編集資治通鑑既成又撮其  
精要之語別爲目錄三十卷并上之晚病本書太詳目錄  
太簡更著舉要歷八十卷以適厥中而未成也至紹興初  
故侍讀南陽胡文定公始復因公遺藁修成舉要補遺若  
千卷則其文愈約而事愈備矣然往者得於其家而伏讀  
之猶竊自病記識之弗彊不能有以領其要而及其詳也  
故嘗過不自料輒與同志因兩公四書別爲義例增損彙

括以就此編蓋表歲以首年逐年之上行外書某甲子遇甲字子字則朱書以別之雖無事

依舉要以備歲年而因年以著統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大書以

題要凡大書有正例有變例正例如始終興廢災祥沿革及號令征伐殺生除拜之大者變例如不在此例而

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皆特書之也而分注以備言凡分注有追原其始者

其事者有備載其言者有因始終而見者有因拜罷而見者有因事類而見者有因家世而見者有温公所立之言

所取之論有胡氏所收之說所著之評而兩公所遺與夫近世大儒先生折衷之語今亦頗采以附於其間云使

夫歲年之久近國統之離合辭事之詳略議論之同異通

貫曉析如指諸掌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凡若干卷藏之中

笥姑以私便檢閱自備遺忘而已若兩公述作之本意則

有非區區所敢及者雖然歲周於上而天道明矣統正於

下而人道定矣大綱舉而監戒昭矣眾目畢張而幾微

著矣是則凡為致知格物之學者亦將慨然有感於斯而

兩公之志或庶乎其可以默識矣因述其指意條例如此

列於篇端以俟後之君子云愚按朱子綱目繼春秋而作乃萬世之法程也其書詳畧

適宜得失炯鑒窮理之君子其細觀之

敬軒薛氏曰朱子綱目是非定天理明

又曰義理精則能辨是非定予奪故綱目非朱子不

能作

又曰史至朱子綱目而各分明

克齋記



性情之德無所不備而一言足以盡其妙曰仁而已所以  
求仁者蓋亦多術而一言足以舉其要曰克己復禮而已  
蓋仁也者天地所以生物之心而人物之所以爲心者也  
惟其得夫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是以未發之前四德具  
焉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統已發之際四端著焉曰惻隱  
羞惡辭讓是非而惻隱之心無所不通此仁之體用所以  
涵育渾全周流貫徹專一心之妙而爲衆善之長也然人  
有是身則有耳目鼻口四肢之欲而或不能無害乎仁人  
旣不仁則其所以滅天理而窮人欲者將亦無所不至此  
君子之學所以汲汲於求仁而求仁之要亦曰去其所以  
害仁者而已蓋非禮而視人欲之害仁也非禮而聽人欲  
之害仁也非禮而言且動焉人欲之害仁也知人欲之所  
以害仁者在是於是乎有以拔其本塞其源克之克之而  
又克之以至於一旦豁然欲盡而理純則其胸中之所存  
者豈不粹然天地生物之心而藹然其若春陽之溫哉默  
而成之固無一理之不具而無一物之不該也感而通焉  
則無事之不得於理而無物之不被其愛矣嗚呼此仁之  
爲德所以一言而可以盡性情之妙而其所以求之之要  
則夫子之所以告顏淵者亦可謂一言而舉者與然自聖  
賢旣遠此學不傳及程氏兩先生出而後學者始得復聞

其說顧有志焉者或寡矣若吾友會稽石君子重則聞其說而有志焉者也故嘗以克名齋而屬予記之予惟克復之云雖若各爲一事其實天理人欲相爲消長故克己者乃所以復禮而非克己之外別有復禮之功也今子重擇於斯言而獨以克名其室則其於所以求仁之方又可謂知其要矣是尚奚以予言爲哉自今以往必將因夫所知之要而盡其力至於造次顛沛之頃而無或怠焉則夫所謂仁者其必益然有所不能自已於心者矣是又奚以予言爲哉顧其所以見屬之勤有不可以終無言者因備論其本末而書以遺之幸其朝夕見諸屋壁之間而不忘其

其所有事焉則亦庶乎求仁之一助云爾

思按克己爲求仁之方朱子之

言本乎夫子而定于聖傳心之要也願與有志求仁者共勉之

### 跋宋君忠嘉集

莊周有言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古今以爲名言然以下論之父子之仁君臣之義莫非天賦之本然民彝之固有彼乃獨以父子爲自然而謂君臣之相屬特出於事勢之不得已夫豈然哉今讀東海宋君之事觀其出身以報國家之仇履鋒鏑蹈危難濱九死而不悔及其一旦棄妻子去以逃左袵之禍則窮困極矣而變易姓名猶不能忘於



五子文讀 卷十三  
國家興復之念夫豈有所不得已而強爲之哉於此觀之  
則君臣之義如吾所論無可疑者而莊生爲我無君禽獸  
食人之邪說亦可以不辨而自明矣抑觀諸人所記宋君  
本末猶可以想見其魁奇磊落之氣至於挂劍之章語尤  
悲壯則每讀之未嘗不流涕太息也先是天子錄君之遺  
忠官其子南強而南強今爲南劍之沙縣治甚有聲其亦  
思有以不墜其先人忠義之教乎哉  
愚按宋君事未詳今  
觀朱子所言其忠義  
槩可見矣夫忠孝一理本無二道  
莊生之邪說非朱子孰能正之

跋黃仲本朋友說

人之大倫其別有五自昔聖賢皆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  
之所能爲也然以今考之則惟父子兄弟爲天屬而以人  
合者居其三焉是則若有可疑者然夫婦者天屬之所由  
以續者也君臣者天屬之所賴以全者也朋友者天屬之  
所賴以正者也是則所以紀綱人道建立人極不可一日  
而偏廢雖或以人而合其實皆天理之自然有不得不合  
者此其所以爲天之所敘而非人之所能爲者也然是五  
者之於人或能具其形矣而不能保其生或能保其生矣  
而不能存其理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  
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  
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疎而

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此古之聖人修道  
立教所以必重乎此而不敢忽也然自世教不明君臣父  
子兄弟夫婦之間旣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  
爲尤甚世之君子雖或深病其然未必深知其所以然也  
予嘗思之父子也兄弟也天屬之親也非其乖離之極固  
不能輕以相棄而去夫婦君臣之際又有雜出於物情事勢  
而不能自己者以故雖或不盡其道猶得以相牽聯比合  
而不至於盡壞至於朋友則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  
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知其理之所  
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  
此其所以恩疏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恠其相視漠然  
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其所  
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至於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  
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然則朋友之道盡廢而責善輔仁  
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嗚呼其亦可  
爲寒心也已非夫彊學力行之君子則孰能深察而亟反  
之哉始予讀王深甫告友之篇感其言若有補於世教者  
徐而考之則病其推之不及於天理之自然顧以夫婦君  
臣一出於情勢之偶合至于朋友則亦不求其端直以爲

聖人強而附於四者之間也誠如是也則其殘壞廢絕是乃理分之當然無足深嘆而其至是亦晚矣近得王君仲本朋友說讀之其言天理人倫之意乃若有會於予心者然於朋友之道廢所以獨至於此則亦恐未究其所以然也因書其後如此庶乎其有發云

愚按朋友一倫可以補四倫之闕其功爲甚鉅

蓋信之兼體乎四倫猶土之寄王于四時也今之于朋友漠然者其思之

### 跋鄭景元簡

六經記載聖賢之行事備矣而於死生之際無述焉蓋以是爲常事也獨論語檀弓記曾子寢疾時事爲詳而其言不過保身謹禮與語學者以持守之方而已於是足以見

聖賢之學其所貴重乃在於此非若浮屠氏之不察於理而徒以坐亡立脫爲奇也然自學者言之則死生亦大矣非其平日見善明信道篤深潛厚養力行而無間夫亦孰能至此而不亂哉今觀鄭君景元所報其兄龍圖公事亦足以驗其所學之正而守之固矣所謂朝聞道夕死可矣者於公見之因竊書其後以自警又將傳之同志相與勉焉

愚按鄭公事未詳今觀此跋蓋能不惑於浮屠得正而斃者也夫死生之際亦大矣安得此明理守道之人乎

### 易五贊

#### 原象

太乙肇判陰降陽升陽一以施陰兩而承惟皇昊義仰觀

俯察奇耦既陳兩儀斯設既幹乃支一各生兩陰陽交錯以立四象奇加以奇曰陽之陽奇而加耦陽陰以章耦而加奇陰內陽外耦復加耦陰與陰會兩一既分一復生兩三才在目八卦指掌奇奇而奇初一日乾奇奇而耦兌次二焉奇耦而奇次三曰離奇耦而耦四震以隨耦奇而奇巽居次五耦奇而耦坎六斯睹耦耦而奇艮居次七耦耦而耦八坤以畢初畫爲儀中畫爲象上畫卦成人文斯朗因而重之一貞八悔六十四卦由內達外交易爲體往此來彼變易爲用時靜時動降帝而王傳夏歷商有占無文民用勿彰文王繫彖周公繫爻視此八卦二純六爻乃乾斯父乃坤斯母震坎艮男巽離兌女離南坎北震東兌西乾坤艮巽位以四維建官立師命曰周易孔聖傳之是爲十翼遭秦弗燼及宋而明邵傳羲畫程演周經象陳數列言盡理得彌億萬年永著常式

述旨

昔在上古世質民淳是非莫別利害不分風氣既開乃生聖人聰明睿智出類超羣仰觀俯察始畫奇耦教之卜筮以斷可否作爲君師開鑿戶牖民用不迷以有常守降及中古世變風移淳澆質喪民僞日滋穆穆文王身蒙大難安土樂天惟世之患乃本卦義繫此彖辭爻及周公六爻

是資因事設教丁寧詳密必中必正乃亨乃吉語子惟孝  
語臣則忠鈞深闡微如日之中暨乎末流淫於術數儂句  
成欺黃裳亦誤大哉孔子晚好是書韋編既絕八索以祛  
乃作彖象十翼之篇專用義理發揮經言居省象辭動察  
變占存亡進退陟降飛潛曰毫曰釐匪差匪謬假我數年  
庶無大咎恭惟三古四聖一心垂象炳明千載是臨惟是  
學者不本其初文辭象數或肆或拘嗟予小子既微且陋  
鑽仰沒身奚測奚究匪警滋荒匪識滋漏維用存疑敢曰  
垂後

明筮

倚數之元參天兩地衍而極之五十乃備是曰大衍虛一  
無爲其爲用者四十九著信手平分置右於几取右一著  
掛左小指乃以右手揲左之策四四之餘歸之於扚初扚  
左手無名指間右策左揲將扚是安再扚之奇通掛之筭  
不五則九是謂一變置此掛扚再用存策分掛揲歸復準  
前式三亦如之奇皆四八三變既備數斯可察數之可察  
其辨伊何四五爲少八九爲多三少爲九是曰老陽三多  
爲六老陰是當一少兩多少陽之七孰八少陰少兩多一  
既得初爻復合前著四十有九如前之爲三變一爻通十  
八變六爻發揮卦體可見老極而變少守其常六爻皆守

彖辭是當變視其爻兩兼首尾變及三爻占兩卦體或四  
或五視彼所存四二五一二分一專皆變而他新成舊毀  
消息盈虛捨此視彼乾占用九坤占用六泰愕匪人妬喜  
來復

稽類

八卦之象說卦詳焉考之於經其用弗專彖以情言爻以  
象告惟是之求斯得其要乾健天行坤順地從震動爲雷  
巽入風木坎險水泉亦雲亦雨離麗文明電日而火艮止  
爲山兌說爲澤以是舉之其要斯得凡卦六虛奇耦殊位  
奇陽耦陰各以其類得位爲正二五爲中二臣五君初始  
上終貞悔體分爻以位應陰陽相求乃得其正凡陽斯淑  
君子居之凡陰斯慝小人是爲常可類求變非例測非常  
曷變謹此爲則

警學

讀易之法先正其心肅容端席有翼其臨于卦于爻如筮  
斯得假彼象辭爲我儀則字從其訓句逆其情事因其理  
意適其平曰否曰臧如目斯見曰止曰行如足斯踐毋寬  
以略毋密以窮毋固而可毋必而通平易從容自表而裏  
及其貫之萬事一理理定旣實事來尙虛用應始有體該  
本無稽實待虛存體應用執古御今由靜制動潔靜精微

是之謂易體之在我動有常吉在昔程氏繼周紹孔與旨  
宏綱星陳極拱惟斯未啓以俟後人小子狂簡敢述而申  
之

愚按啓蒙深究易學理數象占無不詳晰而此五贊則  
其大旨也讀者須參諸啓蒙庶其有會乎

### 復卦贊

萬物職職其生不窮孰其尸之造化爲工陰闔陽開一靜  
一動於穆無疆全體妙用奚獨於斯潛陽壯陰而曰昭哉  
此天地心蓋翕無餘斯闢之始生意蓊然具此全美其在  
于人曰性之仁斂藏方寸包括無垠有茁其萌有惻其隱  
于以充之四海其準曰維茲今眇綿之間是用齋戒掩身

閉關仰止羲圖稽經協傳敢贊一辭以詔無倦愚按復之  
爲卦乃一  
陽方長之時而朱子以仁當之正見善端發見之微充廣  
無窮天心之來復與人心之初動其機一也

### 敬齋箴

讀張敬夫主一箴掇其遺意作敬齋箴書齋壁以自警  
云

正其衣冠尊其瞻視潛心以居對越上帝足容必重手容  
必恭擇地而蹈折旋蟻封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戰戰兢兢  
罔敢或易守口如瓶防意如城洞洞屬屬罔敢或輕不東  
以西不南以北當事而存靡他其適弗貳以二弗參以三  
惟精惟一萬變是監從事於斯是曰持敬動靜無違表裏

五子文讀 卷十三  
交正須臾有間私欲萬端不火而熱不冰而寒毫釐有差  
天壤易處三綱既淪九法亦斁於乎小子念哉敬哉墨卿  
司戒敢告靈臺

尊德性齋銘

內弟程允夫以道問學名齋予謂當以尊德性易之允  
夫請銘因爲作此

維皇上帝降此下民何以予之曰義與仁維義與仁惟帝  
之則欽斯承斯猶懼弗克孰昏且狂苟賤汚界淫視傾聽  
惰其四肢褻天之明慢人之紀甘此下流衆惡之委我其  
監此祗栗厥心有幽其室有赫其臨孰玉奉盈須臾顛沛  
任重道遠其敢或怠

求放心齋銘

番陽程正思作求放心齋汪子卿祝汝玉旣爲之銘新  
安朱熹掇其遺意復爲作此

天地變化其心孔仁成之在我則主於身其主伊何神明  
不測發揮萬變立此人極晷刻放之千里其奔非誠曷有  
非敬曷存孰放孰求孰亡孰有屈伸在臂反覆惟手防微  
謹獨茲守之常切問近思曰惟以相之

愚按已上箴銘皆指示存省之寔功學者當身體之不徒以言語解會已也



五子文讀

卷十三 朱子

三

位思堂

春當良對之不非以言語論會日也  
愚對曰士猶能言語示非省之實也學

勤儉之中常以問政思曰非以財之

非辨得清醇效轉來轉去轉育固中非謂又遷謝乎也

不問發軔萬變立此人雖暑候效之千里其疾非轉尋存

天此變外其心非以知之非非限主然良其主也何轉即

安未熹對其對意為非也

非則歸五思非非效心齋王千際跡也王鶴為之論

非效心齋論

非重敬其類題息

五子文讀卷之十四

歸安吳人伯先生諱最選輯

金邑曹世貞若固  
鳥程褚向高 參閱

同邑後學費惕菴家璵重訂

姪孫 存籍庭乎較正  
仁阮雲瞻

紫陽朱子文八

大學或問節錄

聖經全章計九條

或問大學之道吾子以為大人之學何也曰此對小子之  
學言之也曰敢問其為小子之學何也曰愚於序文已略  
陳之而古法之宜於今者亦既輯而為書矣學者不可以  
不之考也曰吾聞君子務其遠者大者小人務其近者小

者今子方將語人以大學之道而又欲其考乎小學之書何也曰學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爲道則一而已是以方其幼也不習之於小學則無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而爲大學之基本及其長也不進之於大學則無以察夫義理措諸事業而收小學之成功是則學之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長所習之異宐而有高下淺深先後緩急之殊非若古今之辨義利之分判然如薰蕕冰炭之相反而不可以相入也今使幼學之士必先有以自盡乎洒掃應對進退之間禮樂射御書數之習俟其旣長而後進乎明德新民以止於至善是乃次第之當然又何爲而不可哉曰幼學之士以子之言而得循序漸進以免於躐等凌節之病則誠幸矣若其年之旣長而不及乎此者欲反從事於小學則恐其不免於扞格不勝勤苦難成之患欲直從事於大學則又恐其失序無本而不能以自達也則如之何曰是其歲月之已逝者則固不可得而復追矣若其工夫之次第條目則豈遂不可得而復補耶蓋吾聞之敬之一字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者也爲小學者不由乎此固無以涵養本原而謹夫洒掃應對進退之節與夫六藝之教爲大學者不由乎此亦無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而致夫明德新民之功也是以程子發明格物之道而必以是爲說

焉不幸過時而後學者誠能用力於此以進乎大而不害  
兼補乎其小則其所以進者將不患於無本而不能以自  
達矣其或摧頽已甚而不足以有所兼則其所以固其肌  
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者亦可以得之  
於此而不患其失之於前也顧以七年之病而求三年之  
艾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若徒歸咎於既往而所以補  
之於後者又不能以自力則吾見其扞格勤苦日有甚焉  
而身心顛倒眩瞶迷惑終無以爲致知力行之地矣况欲  
有以及乎天下國家也哉曰然則所謂敬者又若何而用  
力耶曰程子於此嘗以主一無適言之矣嘗以整齊嚴肅

言之矣至其門人謝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常惺惺法者焉

尹氏之說則又有所謂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者焉觀是數

說足以見其用力之方矣愚按敬字先儒四說備矣然其

者亦未有外整肅而心昏昧放逸者其說雖四總爲內外  
交養之道而整齊嚴肅又合制外養申之義尤親切下手  
處曰敬之所以爲學之始者然矣其所以爲學之終也柰

何曰敬者一心之主宰而萬事之本根也知其所以用力  
之方則知小學之不能無賴於此以爲始知小學之賴此  
以始則夫大學之不能無賴乎此以爲終者可以一以貫  
之而無疑矣蓋此心既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  
則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由是誠意正心以修其身則所

謂先立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由是齊家治國以及平天下則所謂修己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是皆未始一日而離乎敬也然則敬之一字豈非聖學始終之要也哉曰然則此篇所謂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於至善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曰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爲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又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及其生物則又必因是氣之聚而後有是形故人物之生必得是理然後有以爲健順仁義禮智之性必得是氣然後有以爲魂魄五臟百骸之身周子所謂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者正謂是也然以其理而言之則萬物一原固無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者爲人得其偏且塞者爲物是以或貴或賤而不能齊也彼賤而爲物者旣梏於形氣之偏塞而無以充其本體之全矣唯人之生乃得其氣之正且通者而其性爲最貴故其方寸之間虛靈洞徹萬理咸備蓋其所以異於禽獸者正在于此而其所以可爲堯舜而能參天地以贊化育者亦不外焉是則所謂明德者也然其通也或不能無清濁之異其正也或不能無美惡之殊故其所賦之質清者智而濁者愚美者賢而惡者不肖又有不能同者必其上智大賢之資乃能全其本體而無少不明其有不及

乎此則所謂明德者已不能無蔽而失其全矣况乎又以  
氣質有蔽之心接乎事物無窮之變則其目之欲色耳之  
欲聲口之欲味鼻之欲臭四肢之欲安佚所以害乎其德  
者又豈可勝言也哉二者相因反覆深固是以此德之明  
日益昏昧而此心之靈其所知者不過情欲利害之私而  
已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實何以遠於禽獸雖曰可以爲  
堯舜而參天地而亦不能有以自充矣然而本明之體得  
之於天終有不可得而昧者是以雖其昏蔽之極而介然  
之頃一有覺焉則卽此空隙之中而其本體已洞然矣是  
以聖人施教旣已養之於小學之中而復開之以大學之  
道其必先之以格物致知之說者所以使之卽其所養之  
中而因其所發以啓其明之之端也繼之以誠意正心修  
身之目者則又所以使之因其已明之端而反之於身以  
致其明之之實也夫旣有以啓其明之之端而又有以致  
其明之之實則吾之所得於天而未嘗不明者豈不超然  
無有氣質物欲之累而復得其本體之全哉是則所謂明  
明德者而非有所作爲於性分之外也然其所謂明德者  
又人人之所同得而非有我之得私也向也俱爲物欲之  
所蔽則其賢愚之分固無以大相遠者今吾旣幸有以自  
明矣則視彼衆人之同得乎此而不能自明者方且甘心

五子文讀 卷十四 五  
迷惑沒溺於卑污苟賤之中而不自知也豈不爲之惻然  
而思有以救之哉故必推吾之所自明者以及之始於齊  
家中於治國而終及於平天下使彼有是明德而不能自  
明者亦皆有以自明而去其舊染之污焉是則所謂新民  
者而亦非有所付畀增益之也然德之在己而當明與其  
在民而當新者則又皆非人力之所爲而吾之所以明而  
新之者又非可以私意苟且而爲也是其所以得之於天  
而見於日用之間者固已莫不各有本然一定之則程子  
所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始以至善  
目之而傳所謂君之仁臣之敬子之孝父之慈與人交之  
信乃其目之大者也衆人之心固莫不有是而或不能知  
學者雖或知之而亦鮮能必至於是而不去此爲大學之  
教者所以慮其禮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  
且將無以盡夫脩己治人之道故必指是而言以爲明德  
新民之標的也欲明德而新民者誠能求必至是而不容  
其少有過不及之差焉則其所以去人欲而復天理者無  
毫髮之遺恨矣大抵大學一篇之指總而言之不出乎八  
事而八事之要總而言之又不出乎此三者此愚所以斷  
然以爲大學之綱領而無疑也然自孟子沒而道學不得  
其傳世之君子各以其意之所便者爲學於是乃有不務

明其明德而徒以政教法度爲足以新民者又有愛身獨  
善自謂足以明其明德而不屑乎新民者又有略知二者  
之當務顧乃安於小成狃於近利而不求止於至善之所  
在者是皆不考乎此篇之過其能成已成物而不謬者鮮  
矣愚按大全載朱子之論其自謂新民而不務明德者如  
管仲之流便是自謂明德而不屑新民者如佛老便是  
畧知明新而不止於  
至善者如玉通便是

曰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  
慮而後能得何也曰此推本上文之意言明德新民所以  
止於至善之由也蓋明德新民固皆欲其止於至善然非  
先有以知夫至善之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止者而  
止之如射者固欲其中夫正鵠然不先有以知其正鵠之  
所在則不能有以得其所當中者而中之也知止云者物  
格知至而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至善之所在是則吾  
所當止之地也能知所止則方寸之間事事物物皆有定  
理矣理既有定則無以動其心而能靜矣心既能靜則無  
所擇於地而能安矣能安則日用之間從容閒暇事至物  
來有以揆之而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極深研幾無不  
各得其所止之地而止之矣然既真知所止則其必得所  
止固已不甚相遠其間四節蓋亦推言其所以然之故有  
此四者非如孔子之志學以至從心孟子之善信以至聖

神實有等級之相懸爲終身經歷之次序也  
曰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何也曰此結  
上文兩節之意也明德新民兩物而內外相對故曰本末  
知止能得一事而首尾相因故曰終始誠知先其本而後  
其末先其始而後其終也則其進爲有序而至於道也不  
遠矣

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  
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何  
也曰此言大學之序其詳如此蓋綱領之條目也格物致  
知誠意正心修身者明明德之事也齊家治國平天下者  
新民之事也格物致知所以求知至善之所在自誠意以  
至於平天下所以求得夫至善而止之也所謂明明德於  
天下者自明其明德而推以新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  
其明德也人皆有以明其明德則各誠其意各正其心各  
修其身各親其親各長其長而天下無不平矣然天下之  
本在國故欲平天下者必先有以治其國國之本在家故  
欲治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家之本在身故欲齊家者必  
先有以修其身至於身之主則心也一有不得其本然之  
正則身無所主雖欲勉強以修之亦不可得而修矣故欲



修身者必先有以正其心而心之發則意也一有私欲雜乎其中而爲善去惡或有未實則心爲所累雖欲勉強以正之亦不可得而正矣故欲正心者必先有以誠其意若夫知則心之神明妙衆理而宰萬物者人莫不有而或不能使其表裏洞然無所不盡則隱微之間真妄錯雜雖欲勉強以誠之亦不可得而誠矣故欲誠意者必先有以致其知致者推致之謂如喪致乎哀之致言推之而至於盡也至於天下之物則必各有所以然之故與其所當然之則所謂理也人莫不知而或不能使其精粗隱顯究極無餘則理所未窮知必有蔽雖欲勉強以致之亦不可得而致矣故致知之道在乎卽事觀理以格夫物格者極至之謂如格于文祖之格言窮之而至其極也此大學之條目聖賢相傳所以教人爲學之次第至爲纖悉然漢魏以來諸儒之論未聞有及之者至唐韓子乃能援以爲說而見於原道之篇則庶幾其有聞矣然其言極於正心誠意而無曰致知格物云者則是不探其端而驟語其次亦未免於擇焉不精語焉不詳之病矣何乃以是而議荀楊哉曰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何也曰此覆說上文之意也物格者事物之理各有以詣

其極而無餘之謂也理之在物者既詣其極而無餘則知之在我者亦隨所詣而無不盡矣知無不盡則心之所發能一於理而無自欺矣意不自欺則心之本體物不能動而無不正矣心得其正則身之所處不至陷於所偏而無不修矣身無不修則推之天下國家亦舉而措之耳豈外此而求之智謀功利之末哉曰篇首之言明明德以新民爲對則固專以自明爲言矣後段于平天下者復以明明德言之則似新民之事亦在其中何其言之不一而辯之不明耶曰篇首三言者大學之綱領也而以其賓主對待先後次第言之則明明德者又三言之綱領也至此後段然後極其體用之全而一言以舉之以見夫天下之大而吾心之體無不該事物雖多而吾心之用無不貫蓋必析之有以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有以盡其大而無餘此又言之序也

曰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爲本其本亂而未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何也曰此結上文兩節之意也以身對天下國家而言則身爲本而天下國家爲末以家對國與天下而言則其理雖未嘗不一然其厚薄之分亦不容無等差矣故不能格物致知以誠意正心而修其身則本必亂而未不可治不親其親

不長其長則所厚者薄而無以及於人之親長此皆必然之理也孟子所謂於所厚者薄無所不薄其言蓋亦本於此云

曰治國平天下者天子諸侯之事也卿大夫以下蓋無與焉今大學之教乃例以明明德於天下爲言豈不爲思出其位犯非其分而何以得爲爲己之學哉曰天之明命有生之所同得非有我之得私也是以君子之心豁然大公其視天下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匹夫之賤而所以堯舜其君堯舜其民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又况大學之教乃爲天子之

元子衆子公侯卿大夫士之適子與國之後選而該是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辭者則其所以素教而豫養之者安得不以天下國家爲己事之當然而預求有以正其本清其源哉後世教學不明爲人君父者慮不足以及此而苟徇於目前是以天下之治日常少亂日常多而敗國之君亡家之主常接踵於當世亦可悲矣論者不此之監而反以聖法爲疑亦獨何哉大抵以學者而視天下之事以爲己事之所當然而爲之則雖甲兵錢穀邊豆有司之事皆爲己也以其可以求知於世而爲之則雖割股廬墓弊車羸馬亦爲人耳善乎張子敬夫之言曰爲己者無

所爲而然者也此其語意之深切蓋有前賢所未發者學者以是而日自省焉則有以察乎善利之間而無毫釐之差矣

曰子謂正經蓋夫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何以知其然也曰正經辭約而理備言近而指遠非聖人不能及也然以其無他左驗且意其或出於古昔先民之言也故疑之而不敢質至於傳文或引曾子之言而又多與中庸孟子者合則知其成於曾氏門人之手而子思以授孟子無疑也蓋中庸之所謂明善卽格物致知之功其曰誠身卽誠意正心修身之效也孟子之所

謂知性者物格也盡心者知至也存心養性修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其他如謹獨之云不慊之說義利之分恒言之序亦無不脗合焉者故程子以爲孔氏之遺書學者之先務而論孟猶處其次焉亦可見矣曰程子之先是書而後論孟又且不及乎中庸何也曰是書垂世立教之大典通爲天下後世而言者也論孟應機接物之微言或因一時一事而發者也是以是書之規模雖大然其首尾該備而綱領可尋節目分明而工夫有序無非切於學者之日用論孟之爲人雖切然而問者非一人記者非一手或先後淺深之無序或抑揚進退之不齊其間蓋有非初學日

用之所及者此程子所以先是書而後論孟蓋以其難易  
緩急言之而非以聖人之言爲有優劣也至於中庸則又  
聖門傳授極致之言尤非後學之所易得而聞者故程子  
之教未遽及之豈不又以爲論孟既通然後可以及此乎  
蓋不先乎大學無以提挈綱領而盡論孟之精微不參之  
論孟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歸趣然不會其極於中  
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讀天下之書論天下  
之事哉以是觀之則務講學者固不可不急於四書而讀  
四書者又不可不先於大學亦已明矣今之教者乃或棄  
此不務而反以他說先焉其不溺於虛空流於功利而得

罪於聖門者幾希矣

愚按分經分傳朱子鑿鑿不磨如此而爲學次第先大學次論孟後中庸又必循序致精如此今人童而習之日首無成蓋未嘗深思而寔用其力耳願與同志共勉之

### 明明德章太甲節

曰顧諟天之明命何也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故人之明  
德非他也卽天之所以命我而至善之所存也是其全體  
大用蓋無時而不發見於日用之間人惟不察於此是以  
汨於人欲而不知所以自明常自在之而真若見其參於  
前倚於衡也則成性存存而道義出矣

格物致知章

計二條

或曰此經之序自誠意以下其義明而傳悉矣獨其所謂

格物致知者字義不明而傳復闕焉且爲最初用力之地而無復上文語緒之可尋也子乃自謂取程子之意以補之則程子之言何以見其必合於經意而子之言又似不盡出於程子何耶曰或問於程子曰學何爲而可以有覺也程子曰學莫先於致知能致其知則思日益明至於久而後有覺爾書所謂思曰睿睿作聖董子所謂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正謂此也學而無覺則亦何以學爲也哉或問忠信則可勉矣而致知爲難奈何程子曰誠敬固不可以不勉然天下之理不先知之亦未有能勉以行之者也故大學之序先致知而後誠意其等有不可躐者苟無聖人之聰明睿智而徒勉焉以踐其行事之迹則亦安能如彼之動容周旋無不中禮也哉惟其燭理之明乃能不待勉強而自樂循理爾夫人之性本無不善循理而行豈無難者惟其知之不至而但欲以力爲之是以苦其難而不知其樂耳知之而至則循理爲樂不循理爲不樂何苦而不循理以害吾樂耶昔嘗見有談虎傷人者衆莫不聞而其間一人神色獨變問其所以乃嘗傷於虎者也夫虎能傷人人孰不知然聞之有懼有不懼者知之有真有不真也學者之知道必如此人之知虎然後爲至耳若曰知不善之不可爲而猶或爲之則亦未嘗真知而已矣

此兩條者皆言格物致知所以當先而不可後之意也又有問進修之術何先者程子曰莫先於正心誠意然欲誠意必先致知而欲致知又在格物致盡也格至也凡有一物必有一理窮而至之所謂格物者也然而格物亦非一端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曰格物者必物物而格之耶將止格一物而萬理皆通耶曰一物格而萬理通雖顏子亦未至此唯今日而格一物焉明日又格一物焉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貫通處耳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又曰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謂止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後自當脫然有悟處又曰格物非欲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至於言孝則當求其所以爲孝者如何若一事上窮不得且別窮一事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淺深譬如千蹊萬徑皆可以適國但得一道而入則可以類推而通其餘矣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原此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又曰物必有理皆所當窮若天地之所以高深鬼神之所以幽顯是也若曰天吾知其高而已矣地吾知其深而已矣鬼神吾知其幽且顯而已矣則是已然之詞又何理之可窮哉又曰始欲爲

孝則當知所以爲孝之道如何而爲奉養之宜如何而爲  
溫清之節莫不窮究然後能之非獨守夫孝之一字而可  
得也或問觀物察己者豈因見物而反求諸己乎曰不必  
然也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  
天地之所以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皆學者所宜  
致思也曰然則先求之四端可乎曰求之情性固切於身  
然一草一木亦皆有理不可不察又曰致知之要當知至  
善之所在如父止於慈子止於孝之類若不務此而徒欲  
汎然以觀萬物之理則吾恐其如大軍之遊騎出太遠而  
無所歸也又曰格物莫若察之於身其得之尤切此九條

者皆言格物致知所當用力之地與其次第工程也又曰  
格物窮理但立誠意以格之其遲速則在乎人之明暗耳  
又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曰涵養須  
用敬進學則在致知又曰致知在乎所養養知莫過於寡  
欲又曰格物者適道之始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矣是何  
也以收其心而不放也此五條者又言涵養本原之功所  
以爲格物致知之本者也凡程子之爲說者不過如此其  
於格物致知之傳詳矣今也尋其義理旣無可疑考其字  
義亦皆有據至以他書論之則文言所謂學聚問辯中庸  
所謂明善擇善孟子所謂知性知天又皆在乎固守力行



五子文讀 卷十四 仁思堂  
之先而可以驗夫大學始教之功爲有在乎此也愚嘗反  
覆考之而有以信其必然是以竊取其意以補傳文之闕  
不然則又安敢犯不韙之罪爲無證之言以自託於聖經  
賢傳之間乎曰然則吾子之意亦可得而悉聞之乎曰吾  
聞之也天道流行造化發育凡有聲色貌象而盈於天地  
之間者皆物也既有是物則其所以爲是物者莫不各有  
當然之則而自不容已足皆得於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  
能爲也今且以其至切而近者言之則心之爲物實主於  
身其體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恭敬是  
非之情渾然在中隨感而應各有攸主而不可亂也次而

及於身之所具則有口鼻耳目四肢之用又次而及於身  
之所接則有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常是皆必有當  
然之則而自不容已所謂理也外而至於人則人之理不  
異於己也遠而至於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也極其大則  
天地之運古今之變不能外也盡其小則一塵之微一息  
之頃不能遺也是乃上帝所降之衷烝民所秉之彝劉子  
所謂天地之中夫子所謂性與天道子思所謂天命之性  
孟子所謂仁義之心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張子所謂  
萬物之一原邵子所謂道之形體者但其氣質有清濁偏  
正之殊物欲有淺深厚薄之異是以人之於物賢之於愚

相與懸絕而不能同耳以其理之同故以一人之心而於天下萬物之理無不能知以其稟之異故於其理或有所不能窮也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知有不盡則其心之所發必不能純於義理而無雜乎物欲之私此其所以意有不誠心有不正身有不修而天下國家不可得而治也昔者聖人蓋有憂之是以於其始教爲之小學而使之習於誠敬則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者已無所不用其至矣及其進乎大學則又使之卽夫事物之中因其所知之理推而究之以各到乎其極則吾之知識亦得以周遍精切而無不盡也若其用力之方則或考之事爲之著或察之念慮之微或求之文字之中或索之講論之際使於身心性情之總人倫日用之常以至天地鬼神之變鳥獸草木之宜自其一物之中莫不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必其表裏精粗無所不盡而又益推其類以通之至於一日脫然而貫通焉則於天下之物皆有以究其義理精微之所極而吾之聰明睿智亦皆有以極其心之本體而無不盡矣此愚之所以補乎本傳闕文之意雖不能盡用程子之言然其指趣要歸則不合者鮮矣讀者其亦深考而實識之哉曰然則子之爲學不求諸心而求諸迹不求諸內而求諸外吾恐聖賢之學不

如是之淺近而支離也曰人之所以爲學心與理而已矣  
心雖主乎一身而其體之虛靈足以管乎天下之理理雖  
散在萬物而其用之微妙實不外乎一人之心初不可以  
內外精粗而論也然或不知此心之靈而無以存之則昏  
昧雜擾而無以窮衆理之妙不知衆理之妙而無以窮之  
則偏一作福狹固滯而無以盡此心之全此其理勢之相須  
蓋亦有必然者是以聖人設教使人默識此心之靈而存  
之於端莊靜一之中以爲窮理之本使人知有衆理之妙  
而窮之於學問思辯之際以致盡心之功巨細相涵動靜  
交養初未嘗有內外精粗之擇及其真積力久而豁然貫

通焉則亦有以知其渾然一致而果無內外精粗之可言

矣今必以是爲淺近支離而欲藏形匿影別爲一種幽深

恍惚艱難阻絕之論務使學者莽然措其心於文字言語

之外而曰道必如此然後可以得之則是近世佛學詖淫

邪遁之尤者而欲移之以亂古人明德新民之實學其亦

誤矣愚按格致朱子補傳煞有苦心用功定有次第取程

子之意而不盡用其說義定本程子而融貫之今人

妄謂傳本無闕朱子可不必補視爲贅文

而欲去之者其亦取此篇而熟玩之乎

曰然則所謂格物致知之學與世之所謂博物洽聞者奚

以異曰此以反身窮理爲主而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摯

彼以徇外誇多爲務而不覈其表裏真妄之實然必究其

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明不覈矣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  
窒此正爲己爲人之所以分不可不察也

誠意章

或問六章之指其詳猶有可得而言者耶曰天下之道二  
善與惡而已矣然揆厥所元而循其次第則善者天命所  
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也是以人之常性莫不  
有善而無惡其本心莫不好善而惡惡然既有是形體之  
累而又爲氣稟之拘是以物欲之私得以蔽之而天命之  
本然者不得而著其於事物之理固有膏然不知其善惡  
之所在者亦有僅識其粗而不能真知其可好可惡之極  
者夫不知善之真可好則其好善也雖曰好之而未能無  
不好者以拒之於內不知惡之真可惡則其惡惡也雖曰  
惡之而未能無不惡者以挽之於中是以不免於苟焉以  
自欺而意之所發有不誠者夫好善而不誠則非惟不足  
以爲善而反有以賊乎其善惡而不誠則非惟不足以  
去惡而適所以長乎其惡是則其爲害也徒有甚焉而何  
益之有哉聖人於此蓋有憂之故爲大學之教而必首之  
以格物致知之目以開明其心術使既有以識夫善惡之  
所在與其可好可惡之必然矣至此而復進之以必誠其  
意之說焉則又欲其謹之於幽獨隱微之與以禁止其苟

且自欺之萌而凡其心之所發如曰好善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好也如曰惡惡則必由中及外無一毫之不惡也夫好善而中無不好則是其好之也如好好色之真欲以快乎己之目初非爲人而好之也惡惡而中無不惡則是其惡之也如惡惡臭之真欲以足乎己之鼻初非爲人而惡之也所發之實旣如此矣而須臾之頃纖介之微念念相承又無敢有少間斷焉則庶乎內外昭融表裏澄徹而心無不正身無不修矣若彼小人幽隱之閒實爲不善而猶欲外託於善以自益則亦不可謂其全然不知善惡之所在但以不知其真可好惡而又不能謹之於獨以禁止其苟且自欺之萌是以淪陷至於如此而不自知耳此章之說其詳如此是固空爲自修之先務矣然非有以開其知識之真則不能有致其好惡之實故必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後意誠然猶不敢恃其知之已至而聽其所自爲也故又曰必誠其意必謹其獨而毋自欺焉則大學功夫次第相承首尾爲一而不假他術以雜乎其間亦可見矣後此皆然今不復重出也

愚按此章禽關若從前不用格致功夫或已明而不謹乎此于獨知之地善惡之幾不能寔用其力則各雖爲人而無異于禽矣觀于小人間居而十目十手之不可掩如此令人通身汗下可不猛省

### 正心章

或問人之有心本以應物而此章之傳以爲有所喜怒哀懼便爲不得其正然則其爲心也必如槁木之不復生死灰之不復然乃爲得其正耶曰人之一心湛然虛明如鑑之空如衡之平以爲一身之主者固其真體之本然而喜怒哀憂懼隨感而應妍媸俯仰因物賦形者亦其用之所不能無者也故其未感之時至虛至靜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雖鬼神有不得窺其際者固無得失之可議及其感物之際而所應者又皆中節則其鑑空衡平之用流行不滯正大光明是乃所以爲天下之達道亦何不得其正之有哉唯其事物之來有所不察應之旣或不能無失且又不能

不與俱往則其喜怒哀憂懼必有動乎中者而此心之用始有不得其正者耳傳者之意固非以心之應物便爲不得其正而必如枯木死灰然後乃爲得其正也唯是此心之靈旣曰一身之主苟得其正而無不在是則耳目口鼻四肢百骸莫不有所聽命以供其事而其動靜語默出入起居唯吾所使而無不合于理如其不然則身在於此而心馳於彼血肉之軀無所管攝其不爲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者幾希矣孔子所謂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所謂求其放心從其大體者蓋皆謂此學者可不深念而屢省之哉

愚按朱子云心之不正如官街上差了路似乎功夫至此已大段不錯然註中猶以敬以直內爲言則戒慎恐懼無時

五子文讀 卷十四  
放下以此知敬字功夫  
固貫徹于始終之際也

治國章堯舜節

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日有諸己而  
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則是猶有待於勸勉程督  
而後化且內適自修而遂欲望人之皆有己方僅免而遂  
欲責人以必無也曰此爲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  
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  
而不可已者但以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惟本言  
之欲其先成於己而有以責人固非謂其專務修己都不  
治人而拱手以俟其自化亦非謂其矜己之長愧人之短  
而脅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有諸己不必求諸人  
以爲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  
爲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可也正此意也曰然則未能有  
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  
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指以如心爲義蓋曰如治  
己之心以治人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  
也然人之爲心必嘗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  
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卽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爲道有  
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  
亦可見矣至卽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心以治人者

又不過以強於自治爲本蓋能強於自治至於有害而可  
以求人之善無惡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以及人使之  
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景正源潔流清而  
治已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  
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其不肖之身爲標準視吾治教  
所當及者一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將使天下  
之人皆如己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而豈  
所謂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人雖至愚責  
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  
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  
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  
以施之於己今日恕已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  
以恕已之心恕人則是既不知自治其昏而遂推以及人  
使其亦將如我之昏而後已也乃欲由此以入聖賢之域  
豈不誤哉藉令其意但爲欲反此心以施於人則亦止可  
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中庸以人  
治人之說則皆有未合者蓋其爲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爲  
主一以自治爲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  
察而明辯也若漢之光武亦賢君也一旦以無罪黜其妻  
其臣鄧暉不能力陳大義以救其失而姑爲緩辭以慰解



五子文讀 卷十四  
之是乃所謂不能三年而總功是察放飯流歎而齒決是  
憚者光武乃謂憚爲善恕已量主則其失又甚遠而大啓  
爲人臣者不肯責難陳善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有所  
不明而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

治國章詩云三節

曰旣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  
其嗟歎咏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  
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  
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  
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咏之間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  
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爲多  
焉蓋不獨此他凡引詩云者皆以是而求之則引者之意  
可見而詩之爲用亦得矣

平天下章首節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旣以孝弟慈爲言矣此論治  
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爲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  
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  
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  
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己者如此  
是以君子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蓋人之所以

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稟苟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實蹈有以倡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矣然上之人乃或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則彼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察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然後有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蓋絜度也矩所以爲方也以己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己則不敢以己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各就其中被其所占之地則其廣狹長短又皆平均如一截然方正而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爲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將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爲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強爲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卽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爲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爲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碍而不能道矣若趙由之爲守則易尉而爲尉則陵守王肅之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已推其所

由益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盜跖之所爲亦將何所  
不至哉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  
章所謂如愛己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行程  
子所謂充拓得去則天地變化而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  
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耳然必自其  
窮理正心者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其所  
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此度之而  
莫不截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  
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  
察此而遽欲以是爲施於人之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  
私是將見其物我相侵彼此交病而雖庭除之內跬步之  
間亦且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哉是以聖  
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爲本而程子亦言忠恕兩言如形  
與影欲去其一而不可得蓋惟忠而後所如之心始得其  
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

序哉

愚按上章恕字說得極分明世之舍胡始息者不得假  
借此章絜矩尤說得親切有味民胞物與氣象可以想  
見

卷十四畢

五子文獻

卷十四朱子

三

忠恕堂

五子文讀卷之十五  
與遠浴去其一而不可益也忠而發而後之心欲其  
贊其言感者又必以忠為本而歸于忠感兩言味深  
間衣且參商不敵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良之望哉是以聖  
人與樂其必非昧於此交感而觀與制之內也

五子文讀卷之十五

歸安吳人伯先生諱最選輯

東陽

趙忠補衮卿  
盧人達

參閱

同邑後學費惕菴家璵重訂

姪男

存籀庭孚較正  
存笈希上

紫陽朱子文九

中庸或問節錄

天命之謂性章

計六條

或問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何也曰此先  
明性道教之所以名以見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於我  
也天命之謂性言天之所以命乎人者是則人之所以為  
性也蓋天之所賦與萬物而不能自己者命也吾之得乎

是命以生而莫非全體者性也故以命言之則曰元亨利  
貞而四時五行庶類萬化莫不由是而出以性言之則曰  
仁義禮智而四端五典萬物萬事之理無不統於其間蓋  
在天在人雖有性命之分而其理則未嘗不一在人在物  
雖有氣稟之異而其理則未嘗不同此吾之性所以純粹  
至善而非若荀楊韓子之所云也率性之謂道言循其所  
得乎天以生者則事事物物莫不自然各有當行之路是  
則所謂道也蓋天命之性仁義理智而已循其仁之性則  
自父子之親以至於仁民愛物皆道也循其義之性則自  
君臣之分以至於敬長尊賢亦道也循其禮之性則恭敬  
辭讓之節文皆道也循其智之性則是非邪正之分別亦  
道也蓋所謂性者無一理之不具故所謂道者不待外求  
而無所不備所謂性者無一物之不得故所謂道者不假  
人爲而無所不周雖鳥獸草木之生僅得形氣之偏而不  
能有以通貫乎全體然其知覺運動榮悴開落亦皆循其  
性而各有自然之理焉至於虎狼之父子蜂蟻之君臣豺  
獾之報本睚雉之有別則其形氣之所偏又反有以存其  
義理之所得尤可以見天命之本然初無間隔而所謂道  
者亦未嘗不在是也是豈有待於人爲而亦豈人之所得  
爲哉修道之謂教言聖人因是道而品節之以立法垂訓

於天下是則所謂教也蓋天命之性率性之道皆理之自  
然而人物之所同得也人雖得其形氣之正然其清濁  
厚薄之稟亦有不能不異者是以賢智者或失之過愚不  
肖者或不能及而得於此者亦或不能無失於彼早以私  
意人欲或生其間而於所謂性者不免有所昏蔽錯雜而  
無以全其所受之正性有不全則於所謂道者因亦有所  
乖戾舛逆而無以適乎所行之宜惟聖人之心清明純粹  
天理渾然無所虧闕故能因其道之所在而爲之品節防  
範以立教於天下使夫過不及者有以取中焉蓋有以辨  
其親疎之殺而使之各盡其情則仁之爲教立矣有以別  
其貴賤之等而使之各盡其分則義之爲教行矣爲之制  
度文爲使之有以守而不失則禮之爲教得矣爲之開導  
禁止使之有以別而不差則知之爲教明矣夫如是是以  
人無知愚事無大小皆得有所持循據守以去其人欲之  
私而復乎天理之正推而至於天下之物則亦順其所欲  
違其所惡因其材質之宜以致其用制其取用之節以遂  
其生皆有政事之施焉此則聖人所以財成天地之道而  
致其彌縫輔贊之功然亦未始外乎人之所受乎天者而  
強爲之也子思以是三言著於篇首雖曰始以釋夫三者  
之名義然學者能因其所指而反身以驗之則其所知豈

獨名義之間而已哉蓋有得乎天命之說則知天之所以  
與我者無一理之不備而釋氏所謂空者非性矣有以得  
乎率性之說則知我之所得乎天者無一物之不該而老  
氏所謂無者非道矣有以得乎脩道之說則知聖人之所  
以教我者莫非因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皆其所至難  
而從其所甚易而凡世儒之訓詁詞章管商之權謀功利  
老佛之清淨寂滅與夫百家衆技之支離偏曲皆非所以  
爲教矣由是以往因其所固有之不可昧者而益致其學  
問思辨之功因其所甚易之不能已者而益致其持守推  
行之力則夫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豈不昭然日用之間而

修道之教又將由我而後立矣

愚按註中人知不知一段已極分曉而此尤發明論

盡學者當深思而寔體之毋徒一識其名義已也

或問既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  
成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矣而又曰莫見乎隱  
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何也曰此因論率性之道以  
明由教而入者其始當如此蓋兩事也其先言道不可離  
而君子必戒謹恐懼乎其所不睹不聞者所以言道之無  
所不在無時不然學者當無須臾毫忽之不謹而周防之  
以全其本然之體也又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而君子必  
慎其獨者所以言隱微之間人所不見而已獨知之則其

事之纖悉無不顯著又有甚於他人之知者學者尤當隨其念之方萌而致察焉以謹其善惡之幾也蓋所謂道者率性而已性無不有故道無不在大而父子君臣小而動靜食息不假人力之爲而莫不各有當然不易之理所謂道也是乃天下人物之所共由充塞天地貫徹古今而取之至近則常不外乎吾之一心循之則治失之則亂益無須臾之頃可得而暫離也若其可以暫合暫離而于事無所損益則是人力私智之所爲者而非率性之謂矣聖人之所修以爲教者因其不可離者而品節之也君子之所由以爲學者因其不可離者而持守之也是以日用之間須臾之頃持守工夫一有不至則所謂不可離者雖未嘗不在我而人欲間之則亦判然二物而不相管矣是則雖曰有人之形而其違禽獸也何遠哉是以君子戒慎乎其目之所不及見恐懼乎其耳之所不及聞瞭然心目之間常若見其不可離者而不敢有須臾之間以流於人欲之私而陷於禽獸之域若書之言防怨而曰不見是圖禮之言事親而曰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蓋不待其徵於色發於聲然後有以用其力也夫既已如此矣則人以謂道固無所不在而幽隱之間乃他人之所不見而已所獨見道固無時不然而細微之事乃他人之所不聞而已所獨聞是



皆常情所忽以爲可以欺天門人而不必謹者而不知吾  
心之靈皎如日月既已知之則其毫髮之間無所潛遁又  
有甚於他人之知矣又况既有是心藏伏之久則其見於  
聲音容貌之間發於行事施爲之實必有暴著而不可掩  
者又不止於念慮之差而已也是以君子既戒懼乎耳目  
之所不及則此心常明不爲物蔽而於此尤不敢不致其  
謹焉必使其幾微之際無一毫人欲之萌而純乎義理之  
發則下學之功盡善全美而無須臾之間矣二者相須皆  
反躬爲己過人欲存天理之實事蓋體道之功莫有先於  
此者亦莫有切於此者故子思於此首以爲言以見君子

之學必由此而入也

愚按此二節先儒多以慎獨統言朱子始分存養省察較然不易其寔存

省功夫二義兼到非截然兩事與末章潛伏二節亦互相發明

或問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  
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  
焉萬物育焉何也曰此推本天命之性以明由教而入者  
其始之所發端終之所至極皆不外乎吾心也蓋天命之  
性萬理具焉喜怒哀樂各有攸當方其未發渾然在中無  
所偏倚故謂之中及其發而皆得其當無所乖戾故謂之  
和謂之中者所以狀性之德道之體也以其天地萬物之  
理無所不該故曰天下之大本謂之和者所以著情之正



道之用也以其古今人物之所共由故曰天下之達道蓋  
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  
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  
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  
達道有所不行矣惟君子自其不睹不聞之前而所以戒  
慎恐懼者愈嚴愈敬以至于無一毫之偏倚而守之常不  
失焉則爲有以致其中而大本之立日以益固矣尤於隱  
微幽獨之際而所以謹其善惡之幾者愈精愈密以至于  
無一毫之差繆而行之每不違焉則爲有以致其和而達  
道之行日以益廣矣致者用力推致而極其至之謂致焉  
而極其至至於靜而無一息之不中則吾心正而天地之  
心亦正故陰陽動靜各止其所而天地於此乎位矣動而  
無一事之不和則吾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故充塞無間  
驪欣交通而萬物於此乎育矣此萬化之本原一心之妙  
用聖神之能事學問之極功固有非始學所當議者然射  
者之的行者之歸亦學者立志之初所當知也故此章雖  
爲一篇開卷之首然子思之言亦必至此而後已焉其指  
深矣愚按致中和而至于位育此學問之極功朱子以此爲示學者之的固矣然以下文一身之中和觀之則必寔下成懼慎獨功夫庶可漸至其極毋徒遠求其效于天地萬物而不反諸身也  
曰然則中和果二物乎曰觀其一體一用之名則安得不

二察其一體一用之實則此爲彼體彼爲此用如耳目之能視聽視聽之由耳目初非有二物也

曰天地位萬物育諸家皆以其理言子獨以其事論然則自古衰亂之世所以病乎中和者多矣天地之位萬物之育豈以是而失其常耶曰三辰共行山崩川竭則不必天翻地覆然後爲不位矣兵亂凶荒胎殯卵殪則不必人消物盡然後爲不育矣凡若此者豈非不中不和之所致而又安可誣哉今以事言者固以爲有是理而後有是事彼以理言者亦非以爲無是事而徒有是理也但其言之不備有以啓後學之疑不若直以事言而理在其中的爲盡

耳曰然則當其不位不育之時豈無聖賢生於其世而其所以致中和者乃不能有以救其一二何耶曰善惡感通之理亦及其力之所至而止耳彼達而在上者旣曰有以病之則夫災異之變又豈窮而在下者所能救也哉但能致中和於一身則天下雖亂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安泰其不能者天下雖治而吾身之天地萬物不害爲乖錯其間一家一國莫不皆然此又不可不知耳曰二者之爲實事可也而分中和以屬焉將不又爲破碎之甚耶曰世固未有能致中而不足於和者亦未有能致和而不本於中者也未有天地已位而萬物不育者亦未有天地不

位而萬物自育者也特據其效而推本其所以然則各有  
所從來而不可紊耳

曰子思之言中和如此而周子之言則曰中者和也中節  
也天下之達道也乃舉中而合之於和然則又將何以爲  
天下之大本也耶曰子思之所謂中以未發而言也周子  
之所謂中以時中而言也愚於篇首已辨之矣學者涵泳  
而別識之見其並行而不相悖焉者可也

費隱章鳶飛魚躍節

或曰程子所謂鳶飛魚躍子思喫緊爲人處與必有事焉  
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潑地者何也曰道之流行發見於  
天地之間無所不在在上則鳶之飛而戾於天者此也在  
下則魚之躍而出於淵者此也其在人則日用之間人倫  
之際夫婦之所知所能而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亦此也  
此其流行發見於上下之間者可謂著矣子思於此指而  
言之惟欲學者於此默而識之則爲有以洞見道體之妙  
而無疑而程子以爲子思喫緊爲人處者正以示人之意  
爲莫切於此也其曰與必有事焉而勿正心之意同活潑  
潑地則又以明道之體用流行發見充塞天地亘古亘今  
雖未嘗有一毫之空闕一息之問斷然其在人而見諸日  
用之間者則初不外乎此心故必此心之存而後有以自

覺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活潑潑地亦曰此心之存而全體呈露妙用顯行無所滯礙云爾非必仰而視乎鳶之飛俯而觀乎魚之躍然後可以得之也抑孟子此言固為精密然但為學者集義養氣而發耳至於程子借以為言則又以發明學者洞見道體之妙非但如孟子之意而已也蓋此一言雖若二事然其實則必有事焉半詞之間已盡其意善用力者苟能於此超然默會則道體之妙已躍如矣何待下句而後足於言耶聖賢特恐學者用力之過而反為所累故更以下句言之欲其雖有所事而不為所累耳非謂必有事焉之外又當別設此念以為正心之防也

曰然則其所謂活潑潑地者毋乃釋氏之遺意耶曰此但俾俗之常談釋氏蓋嘗言之而吾亦言之耳彼固不得而專之也况吾之所言雖與彼同而所形容實與彼異若出於吾之所謂則夫道之體用固無不在然鳶而必戾於天魚而必躍於淵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止其所而不可亂也若如釋氏之云則鳶可以躍淵而魚可以戾天矣是安可同日而語哉且子思以夫婦言之所以明人事之至近而天理在焉釋氏則舉此而絕之矣又安可同年而語哉

愚按此鳶魚節與孟子必有事焉義各不同而程子合言之何歟蓋心與道依而無一息之間斷則至理呈露與鳶魚同一活潑若猶有間則雖道體之流行自若而與吾心相隔矣此程子借以發明心理瑩徹之妙讀者勿泥



文索解而定有得  
于心焉斯可耳

敬軒薛氏曰全體呈露是仁義禮智信之性妙用顯  
行是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

又曰全體呈露是大德之教化妙用顯行是小德之  
川流

又曰全體呈露是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妙用顯行是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

又曰全體呈露是元亨利貞妙用顯行是春夏秋冬  
鬼神之爲德章

或問鬼神之說其詳奈何曰鬼神之義孔子所以告宰予  
者見於祭義之篇其說已詳而鄭氏釋之亦已明矣其以  
口鼻之墟吸者爲魂耳目之精明者爲魄蓋指血氣之類  
以明之程子張子更以陰陽造化爲說則其意又廣而夫  
地萬物之屈伸往來皆在其中矣蓋陽魂爲神陰魄爲鬼  
是以其在人也陰陽合則魄凝魂聚而有生陰陽判則魂  
升爲神魄降爲鬼易大傳所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故知  
鬼神之情狀者正以明此而書所謂徂落者亦以其升降  
爲言耳若又以其往來者言之則來者方伸而爲神往者  
既屈而爲鬼蓋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故陽主伸陰主屈  
而錯綜以言亦各得其義焉學者熟玩而精察之如謝氏

所謂做題目入思議者則庶乎有以識之矣曰諸說如何  
曰呂氏推本張子之說尤爲詳備但改本有所屈者不  
一句乃形潰反原之意張子他書亦有是說而程子數辨  
其非東見錄中所謂不必以旣反之氣復爲方伸之氣者  
其類可考也謝氏說則善矣但歸根之云似亦微有反原  
之累耳游揚之說皆有不可曉者惟妙萬物而無不在一  
語近是而以其他語考之不知其於是理之實果何如也  
侯氏曰鬼神形而下者非誠也鬼神之德則誠也按經文  
本贊鬼神之德之盛如下文所云而結之曰誠之不可揜  
如此則是以爲鬼神之德所以盛者蓋以其誠耳非以誠  
自爲一物而別爲鬼神之德也今侯氏乃析鬼神與其德  
爲二物而以形而上下言之乍讀如可喜者而細以經文  
事理求之則失之遠矣程子所謂只好隔壁聽者其謂此  
類也夫曰子之以幹事明體物何也曰天下之物莫非鬼  
神之所爲也故鬼神爲物之體而物無不待是而有者然  
曰爲物之體則物先乎氣必曰體物然後見其氣先乎物  
而言順耳幹猶木之有幹必先有此而後枝葉有所附而  
生焉貞之幹事亦猶是也

問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何也程子曰鬼神只是  
一箇造化天尊地卑乾坤定矣鼓之以雷霆潤之以

風雨是也

又曰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  
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  
以性情謂之乾

或問死生之說謝氏曰人死時氣盡也曰有鬼神否  
謝曰余當時亦曾問明道先生明道曰待向你道無  
來你怎生信得及待向你道有來你但去尋討看

又曰橫渠說得來別這箇便是天地間妙用須是將  
來做箇題目入思議始得講說不濟事曰先王祭享  
鬼神則甚曰是他意思別三日齋五日戒求諸陰陽

四方上下蓋是要集自家精神所以假有廟必於萃  
與渙言之雖然如是以爲有亦不可以爲無亦不可  
這裏有妙理於若有若無之間須斷置得去始得曰  
如此却是鶻突也謝曰不是鶻突自家要有便有自  
家要無便無始得鬼神在虛空中辟塞滿觸目皆是  
爲它是天地間妙用祖考精神便是自家精神

朱子曰如鬼神之露光處是昭明其氣蒸上處是焄  
蒿使人精神悚然是悽愴

又曰魄者形之神魂者氣之神魂魄是形氣之精英  
謂之靈故張子曰二氣之良能二氣卽陰陽而良能



是其靈處

又曰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又曰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爲神秋冬爲鬼人之語爲神嘿爲鬼動爲神靜爲鬼呼爲神吸爲鬼

陳氏曰如口鼻呼吸是氣那靈處便屬魂視聽是體那聰明處便屬魄

葉氏曰學者先看天地二氣之屈伸若朝暮若寒暑若榮謝大綱已明却反驗之一身自父母成育之始及少長壯老之變晝夜作息夢覺熟體而精察之無餘蘊矣

愚按鬼神之理諸說詳矣學者欲理會得徹須于程一張所云二氣良能天地功用等語求之至其寔下功夫則在羹倫日用親切有據處夫子所謂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也若徒索之恍惚吾恐愈遠而愈失其理矣

問政章九經總論

凡此九經其事不同然總其實不出乎修身尊賢親親三

者而已敬大臣體羣臣則自尊賢之等而推之也子庶民  
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則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至於所  
以尊賢而親親則又豈無所自而推之哉亦曰修身之至  
然後有以各當其理而無所悖耳曰親親而不言任之以  
事者何也曰此親親尊賢並行不悖之道也苟以親親之  
故不問賢否而輕屬任之不幸而或不勝焉治之則傷恩  
不治則廢法是以富之貴之親之厚之而不曰任之以事  
是乃所以親愛而保全之也若親而賢則自當置之大臣  
之位而尊之敬之矣豈但富貴之而已哉觀於管蔡監商  
而周公不免於有過及其致辟之後則唯康叔聃季相與  
夾輔王室而五叔者有土而無官焉則聖人之意亦可見  
矣曰子謂信任大臣而無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使大臣  
而賢也則可其或不幸而有趙高步昇虞世基李林甫之  
徒焉則鄒陽所謂偏聽生姦獨任成亂范曄所謂妬賢嫉  
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而主不覺悟者亦安得而不慮也  
曰不然也彼其所以至此正坐不知九經之義而然耳使  
其明於此義而能以修身爲本則固視明聽聰而不可欺  
以賢否矣能以尊賢爲先則其所置以爲大臣者必不雜  
以如是之人矣不幸而或失之則亦亟求其人以易之而  
已豈有知其必能爲姦以敗國顧猶置之大臣之位使之

始以奉行文書爲職業而又恃小臣之察以防之哉夫勞  
於求賢而逸於得人任則不疑而疑則不任此古之聖君  
賢相所以誠意交孚兩盡其道而有以共成正大光明之  
業也如其不然吾恐上之所以猜防畏備者愈密而其爲  
眩愈甚下之所以欺罔蒙蔽者愈巧而其爲害愈深不幸  
而臣之姦遂則其禍固有不可勝言者幸而主之威勝則  
夫所謂偏聽獨任御下蔽上之姦將不在於大臣而移於  
左右其爲國家之禍尤有不可勝言者矣嗚呼危哉

誠字之義

曰誠之爲義其詳可得而聞乎曰難言也始以其名義言  
之則真實無妄之云也若事理之得此名則亦隨其所指  
之大小而皆有取乎真實無妄之意耳蓋以自然之理言  
之則天地之間惟天理爲至實而無妄故天理得誠之名  
若所謂天之道鬼神之德是也以德言之則有生之類惟  
聖人之心爲至實而無妄故聖人得誠之名若稟謂不勉  
而中不思而得者是也至於隨事而言則一念之實亦誠  
也一言之實亦誠也一行之實亦誠也是其大小雖有不  
同然其義之所歸則未始不在於實也曰然則天理聖人  
之所以若是其實者何也曰一則純二則雜純則誠雜則  
妄此常物之大情也夫天之所以爲天也冲漠無朕而萬

理兼該無所不具然其爲體則一而已矣未始存物以雜之也是以無聲無臭無思無爲而一元之氣春夏秋冬晝夜昏明百千萬年未嘗有一息之謬天下之物洪纖巨細飛潛動植亦莫不各得其性命之正以生而未嘗有一毫之差此天理之所以爲實而不妄者也若夫人物之生性命之正固亦莫非天理之實但以氣質之偏口鼻耳目四肢之好得以蔽之而私欲生焉是以當其惻隱之發而忮害雜之則所以爲仁者有不實矣當其羞惡之發而貪昧雜之則所以爲義者有不實矣此常人心所以雖欲勉於爲善而內外隱顯常不免於二致其甚至於詐僞欺罔

而卒墮於小人之歸則以其二者雜之故也惟聖人氣質清純渾然天理初無人欲之私以病之是以仁則表裏皆仁而無一毫之不仁義則表裏皆義而無一毫之不義其爲德也固舉天下之善而無一事之或遺而其爲善也又極天下之實而無一毫之不滿此其所以不勉不思從容中道而動容周旋莫不中節也曰然則常人未免於私欲而無以實其德者奈何曰聖人固已言之亦曰擇善而固執之耳夫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如是爲善而不能不爲知其如是爲惡而不能不去則其爲善去惡之心固已篤矣於是而又加以固執之功雖其不睹不聞之間亦必

戒謹恐懼而不敢懈則凡所謂私欲者出而無所施於外入而無所藏於中自將消磨泯滅不得以為吾之病而吾之德又何患於不實哉是則所謂誠之者也曰然則大學論小人之陰惡陽善而以誠於中目之何也曰若是者自其天理之大體觀之則其為善也誠虛矣自其人欲之私分觀之則其為惡也何實如之而安得不謂之誠哉但非天理真實無妄之本然則其誠也適所以虛其本然之善而反為不誠耳

誠為中庸一篇之樞紐

曰何以言誠為此篇之樞紐也曰誠者實而已矣天命云者實理之原也性其在物之實體道其當然之實用而教也者又因其體用之實而品節之也不可離者此理之實也隱之見微之顯實之存亡而不可捨者也戒謹恐懼而謹其獨焉所以實乎此理之實也中和云者所以狀此實理之體用也天地位萬物育則所以極此實理之功效也中庸云者實理之適可而平常者也過與不及不見實理而妄行者也費而隱者言實理之用廣而體微也鳶飛魚躍流動充滿夫豈無實而有是哉道不遠人以下至於大舜文武周公之事孔子之言皆實理應用之當然而鬼神之不可捨則又其發見之所以然也聖人於此固以其無

一毫之不實而至於如此之盛其示人也亦欲其必以其  
實而無一毫之偽也蓋自然而實者天也必期於實者人  
而天也誠明以下累章之意皆所以反覆乎此而語其所  
以至於正大經而立大本參天地而贊化育則亦真實無  
妄之極功也卒章尚綱之云又本其務實之初心而言也  
內省者謹獨克己之功不愧屋漏者戒謹恐懼而無己可  
克之事皆所以實乎此之序也時靡有爭變也百辟刑之  
化也無聲無臭又極乎天命之性實理之原而言也蓋此  
篇大指專以發明實理之本然欲人之實此理而無妄故  
其言雖多而其樞紐不越乎誠之一言也嗚呼深哉

愚按中庸

一書朱子括之以誠之一言可見誠為萬事之本卽一言  
一動造次顛沛而不可違也學者其勉諸

同邑後學賈陽卷家典重訂

紫陽朱子文十

論孟政問

其爲人也

以問仁何以爲愛之理也曰人稟五行之身以生故其  
心也本極則其仁與禮也信以爲之體已發則有剛  
柔之別故是生此心之理也

一書朱子

一傳蘇武陳新而不可其少學皆其說謂  
一書米子許之如始六一言下見始為滿事之本唱一言

五子文讀卷之十六

歸安吳人伯先生諱最選輯

東陽李世錫蕃侯 參閱

同邑後學費惕菴家璵重訂

在 存籍庭孚 較正

紫陽朱子文十

論孟或問節錄

其為人也孝弟章

或問仁何以為愛之理也曰人稟五行之秀以生故其為  
心也未發則具仁義禮智信以為之體已發則有惻隱羞  
惡恭敬是非誠實之情以為之用蓋木神曰仁則愛之理  
也而其發為惻隱火神曰禮則敬之理也而其發為恭敬

金神曰義則宜之理也而其發爲羞惡水神曰智則別之理也而其發爲是非土神曰信則實有之理也而其發爲忠信是皆天理之固然人心之所以爲妙也仁之所以爲愛之理於此其可推矣或曰然則程子以孝悌爲行仁之本而又曰論性則以仁爲孝弟之本何也曰仁之爲性愛之理也其見於用則事親從兄仁民愛物皆其爲之之事也此論性而以仁爲孝弟之本者然也但親者我之所自出兄者同出而先我故事親而孝從兄而弟乃愛之先見而尤切人苟能之則必有不好犯上作亂之效若君子以此爲務而力行之至於行成而德立則自親親而仁民自仁民而愛物其愛有差等其施有漸次而爲仁之道生生而不窮矣又豈特不好犯上作亂而已哉此孝弟所以爲行仁之本也曰然則所謂性中只有仁義禮智而無孝弟者又何耶曰此亦以爲自性而言則始有四者之名而未

有孝弟之目耳非謂孝弟之理不本於性而生於外也曰然則君子之務孝弟特以爲爲仁之地也耶曰不然仁者天之所以與吾而不可不爲之理也孝弟者天之所以命我而不能不然之事也但人爲物誘而忘其所受乎天者故於其不能不然者或忽焉而不之務於此不務則於其所不可不爲者亦無所本而不能以自行矣故有子以孝



弟爲爲仁之本。蓋以爲是皆吾心之所固有，吾事之所必然，但其理有本末之殊，而爲之有先後之序，必此本先立而後其末乃有自而生耳。非謂本欲爲彼而姑先借此以爲之地也。大率聖賢之言，若此類者甚衆，皆以是說求之，則不失其立言之旨矣。曰：然則義禮智信爲之亦有本耶？曰：有。請問之。曰：亦孝弟而已矣。但以愛親而言，則爲仁之本也。其順乎親，則爲義之本也。其敬乎親，則爲禮之本也。其知此者，則爲智之本也。其誠此者，則爲信之本也。蓋人之所謂五常百行之本，無不在於此。孟子之論仁義智禮樂之實者，正爲是爾。此其所以爲至德要道也。歟。愚按論語開卷

便言孝弟，蓋上章之學所以學爲人也。爲人莫先孝弟而行仁之本，亦必始於孝弟。仁民愛物，皆從此流出。可見孝弟二字，人當行著習察而不可忽也。程朱之訓示人切矣。

### 吾日三省章

或問程子所謂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何也？曰：盡己之心而無隱，所謂忠也。以其出乎內者而言也。以事之實而無違，所謂信也。以其驗乎外者而言也。然未有忠而不信，未有信而不出於忠者也。故又曰：發己自盡，謂忠。循物無違，謂信。此表裏之謂也。亦此之謂而加密焉。爾曰：程子又謂忠信者以人言之，要之則實理者何也？曰：前章五常之目已具此意矣。請復詳之。夫信之爲信，實有之理也。凡性

之所謂仁義禮智皆實有而无妄者信也。所謂實理者是也。其見於用則出於心而自盡者謂之忠。以循物而無違者謂之信。而凡四端之發皆必以是為主焉。所謂以人言之是也。蓋五行之氣各居乎一方而王一時。唯土無不在。故中央而分王於四季。是乃天理之本然而人之所稟以生者莫不象之。此入之所以克肖於天地而為萬物之靈也。愚按五常百行皆以忠信為本。固不僅為人謀與友交而已也。至于傳習夫子四教文行忠信可見聖賢所傳所習未有舍忠信而他務者。曾子三省于斯為己之功切矣。學者可不勉乎。

朝聞道章

或問朝聞夕死得無近於釋氏之說乎。曰吾之所謂道者固非彼之所謂道矣。且聖人之意又特主於聞道之重而非若彼之恃此以死也。曰何也。曰吾之所謂道者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當然之實理也。彼之所謂道則以此為幻為妄而絕滅之。以求其所謂清淨寂滅者也。人事當然之實理乃人之所以為人而不可以不聞者。故朝聞之而夕死亦可以無憾。若彼之所謂清淨寂滅者則初無所效於人生之日用。其急於聞之者特懼夫死之將至而欲倚是以敵之耳。是以為吾之說者行法俟命而不求知死為彼之說者坐亡立脫變見萬端而卒無補於世教之萬分也。故程子於此專以為實見義理重於生與夫知所以為

人者爲說其旨亦深切矣。但所謂不虛生死得是者。意若小偏耳。謝氏以爲不聞此而死。則謂生而死者。爲吾身血氣之爲。聞此而死。則知生而死者。乃道之出乎生。入乎死。而無所復憂。若其果然。則與釋氏之言。尤不能有以異矣。楊氏與程子皆引易簣之事。然其意則有不同者。程子之意。蓋以道之重於生。明正之安於死。言有夫子所言之志。而後能有曾子所處之事耳。非以聞道便爲得正。亦非以聞道而得正者。便無餘事。而可以死也。若楊氏既以聞道爲得正。而又有無餘事之說也。則是曾子將死而後始得聞夫所謂道者。既聞道而遽遂無餘事之可爲也。是亦生

於不虛生死得正之偏。而與此條之說。不得爲同矣。尹氏

誦程子之言。而以誠有所得者。明夫實見實理之說。意義

益明白矣。

愚按朝聞夕死。夫子此言。極爲警切。蓋問不徒知解道。只在人倫日用。人若不能身體。則生無異于禽獸。死與草木同腐而已。

### 孟子見梁惠王章

或曰。人之所以爲性者五。而獨舉仁義。何也。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不過乎陰陽五行。而五行實一陰陽也。故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曰仁義。則其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

不在也。曰：然則其或主於愛，或主於宜，而所施亦有君親之不同，何也？曰：仁者人也，其發則專主於愛，而愛莫切於愛親。故人仁，則必不遺其親矣。義者宜也，其發則事皆得其宜，而所宜者莫大於尊君。故人義，則必不後其君矣。曰：然則其必爲體用而不可混者，何也？曰：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是豈可以混而無別哉？然又有一說焉，以其性而言之，則皆體也；以其情而言之，則皆用也。以陰陽言之，則義體而仁用也；以存心制事言之，則仁體而義用也。錯綜交羅，唯其所當，而莫不各有條理焉。程子之言，蓋特舉其一爾。曰：義以制事而言，則固外矣；而程子非之，奈何？曰：義之爲用，則固施於外矣。若其施者，則又安得而外之乎？此其所以有體用之殊，而無內外之別。學者所宜明辨而熟察之也。曰：子謂仁義未嘗不利，則是所謂仁義者，乃所以爲求利之資乎？曰：不然也。仁義天理之自然也。居仁由義，循天理而不得不然者也。然仁義得於此，則君臣父子之間，以至於天下之事，自無一物不得其所者，而初非有求利之心也。易所謂利者，義之和，正謂此爾。曰：然則孟子何不以是爲言也？曰：仁義固無不利矣。然以是爲言，則人之爲仁義也，不免有求利之心焉。一有求利之心，則利不可得，而其害至矣。此孟子所

五子文讀 卷十六 仁厚生  
以拔本塞原而救其弊也。且夫利者義之和，固聖人之言矣。然或不明其意而妄爲之說，顧有以爲義無利則不和，故必以利濟義，然後合於人情者。雖其未聞大道，又有陷溺其心而失聖言之本旨，然亦可見利之難言矣。愚按仁義未嘗不利，朱子之言所以深曉學者。然若有計功謀利之心，而始從事于仁義，則仁義亦僞而已矣。此朱子旣言之，而又明辨之也。

墨者夷之章

或問夷之請見者，再而孟子不許，何也？曰：孟子雖以闢邪說爲己任，然不過講明其說，傳之當世，使聞者有以發寤於心而自得之耳。固不輕接其人，交口競辯以屈吾道之尊也。譬如蠻貊寇賊之害，聖人固欲去之，然豈肯被甲執兵而親與之角哉？曰：天之生物，使之一本，而夷子二本，何也？曰：天之生物，有血氣者，本於父母，無血氣者，本於根莖。皆出於一而無二者也。雖其本出於一，故其愛亦主於一焉。蓋一體而分，血氣連屬，眷戀之情，自不能已，固非他人之可比也。自是之外，則因其分之親疎遠近，而所以爲愛者有差焉。此儒者之道，所以親親仁民，以至於愛物而無不各得其所也。今夷之乃謂愛無差等，則是不知此身之所從出，而視其父母無以異於路人也。雖其施之先後，稍不悖於正理，然於親而謂之施焉，則亦不知愛之所由立。

矣是非二本而何哉而說者乃或謂其施由親始之言暗合於吾儒之一本者愚以為差之毫釐繆以千里為是說者亦自不知一本之所以為一本矣又有以愛有差等為一本者雖無大失而於文義有所未盡蓋謂其一本故愛有差等則可直以愛有差等為一本則不可也曰夷子學於墨矣而必推其說以求合於儒者何也曰天下之理其本有正而無邪其始有順而無逆故天下之勢正而順者常重而無待於外邪而逆者常輕而不得不資諸人此理勢之必然也且胡不以近世之佛學觀之乎夫吾所以拒彼至矣而彼未嘗不來自附於吾儒者也雖其陰陽離合

有不可信要不如是則吾知其反側而無以自安也其理

之悖說之窮於此亦可槩見惜乎世無孟子無能因其所

明以誘之者是以卒於漂蕩而不反也愚按此發明一本

晰蓋不明乎一本之理則于其親情誼不相連屬雖曰施由親始而寔無異于路人也孟子以二本折之夷子始無然自失矣天下之不受其親而愛他人者其夷子之罪人也夫

好辯章

或問孟子之欲息邪說距諛行放淫辭而必以正人心為先者何也曰此探本之言也以聖道之不明是以人心不正而邪說得以乘間入之也曰然則亦明聖道以正人心而已矣又何必為此之紛紛而涉於好辨之嫌乎曰邪說



既入則人心益以不正。聖道益以不明矣。此又其末之不可不理者也。故孟子之道性善稱堯舜，必使天下曉然知仁義之所在者，此其所以正人心而為息邪距詖之本也。非為我斥兼愛，必使天下曉然知邪詖之不可由者，此其所以息邪距詖而為正人心之用也。蓋其體用不偏，首尾相應如此，然後足以撥亂世而反之正。此其所以雖得其本而不免於多言也。然豈其心之所好哉？亦畏天命，悲人窮，故不得已而然耳。昔湯伐桀而誓其眾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武王伐紂而誓其眾曰：「予弗頤天，厥罪惟鈞，夫豈好戰也哉？」孟子之心亦若此而已矣。豈得以好辯之小嫌

而遂輟不言哉？曰：其曰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何也？曰：吾亦既言之矣。然反其言而推之，則知不討亂賊而謂人不討者，凶逆之黨也。不距楊墨而謂人勿距者，禽獸之徒也。聖賢立法之嚴，至於如此，可不畏哉？可不畏哉？思按孟子非特正一時之人，心寔以正萬世之人。心至今設淫邪遁之說，後儒承之而過其流者，皆孟子遺教也。今此篇之書具在，倦倦衛道之心，千載如見。

天問答 節錄首四條 見楚辭集註

遂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遂往也。問往往古初未有

天地固未有人，誰得見之而傳道其事乎？冥昭瞢闇，誰能極之？馮翼惟像，何以識之？  
膏莫鄧反。馮皮冰反。○冥幽也。昭明也。謂晝夜也。膏暗言晝夜未分也。馮翼氣氤浮動之貌。淮

南子云天地未形馮翼翼又曰未有天地唯像無形此承上問時未有人今何以能窮極而知之乎○右二章四答曰

開闢之初其事雖不可知其理則具於吾心固可反求而默識非如傳記雜書謬妄之說必誕者而後傳如柳子之所譏也

明明闇闇惟時何為陰陽三合何本何化明闇即謂晝夜之分也時

是也穀梁子曰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此問蓋曰明必有明之者闇必有闇之者是何物之所為乎陰也陽也天也三者答曰

天地之化陰陽而已一動一靜一晦一明一往一來一寒一暑皆陰陽之所為而非有為之者也然穀梁言天而不

以地對則所謂天者理而已矣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是為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謂之化焉周子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正謂此也然所謂太極亦曰理而已矣

圖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圖與圓同度符洛反○圖

謂天形之圓也則法也九陽數之極所謂九天也 幹維焉繫天極焉加八柱何

當東南何顧幹音管焉于處反○幹車轂之內以金為筦而受軸者也維繫物之縻也天極謂南北極天之樞紐常不動處譬則車之軸也問此天之幹維繫于何所而天極之軸何所加乎河圖言地下有八柱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素問曰天不足西北地不滿東南故又問八柱何所當值東南何獨虧闕于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隅隈多有誰知其數放上聲屬音

○九天即所謂闔則九重者際邊也放至也屬附也隅角也○右三章六問答曰

或問乎邵子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詳味此言屈子所問昭然若發矇矣但天之形圓如彈丸朝夜運轉其南北兩端後高前下乃其樞軸不動之處其運轉者亦無形質但如勁風之旋當晝則自左旋而向右向夕則自前降而歸後當夜則自右轉而復左將旦則自後升而趨前旋轉無窮升降不息是為天體而實非有體也地則氣之查滓聚成形質者但以其束於勁風

旋轉之中故得以兀然浮空甚久而不墜耳黃帝問於岐伯曰地何憑乎岐伯曰大氣舉之亦謂此也其曰九重則自地之外氣之旋轉益遠益大益清益剛究陽之數而至於九則極清極剛而無復有涯矣豈有營度而造作之者先以幹維繫於一處而後以軸加之以柱承之而後天地乃定位哉且曰其氣無涯則其邊際放屬隅隈多少固無得而言者亦不待辨說而可知其妄矣東南之虧乃專以地形言之初無預乎天也

天何所脊十二焉分日月安屬列星安瞰脊徒合反屬之欲反○脊

合也此問天與地合會於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乎瞰列也言日月星辰安所繫屬誰瞰列也上章所問天何

五子文讀 卷十六  
所屬并地而言此所問乃謂  
天地相接之處何所沓也 答曰

天周地外其說已見上矣非沓乎地之上也十二云者自  
子至亥十二辰也左傳曰日月所會是謂辰注云一歲日  
月十二會所會爲辰十一月辰在星紀十二月辰在玄枵  
之類是也然此特在天之位耳若以地而言之則南面而  
立其前後左右亦有四方十二辰之位焉但在地之位一  
定不易而在天之象運轉不停唯天之鶉火加於地之午  
位乃與地合而得天運之正耳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  
分度之一周布二十八宿以著天體而定四方之位以天  
繞地則一晝一夜適周一匝而又超一度日月五星亦隨

天以繞地而惟日之行一日一周無餘無欠其餘則皆有  
遲速之差焉然其懸也固非綴屬而居其運也亦非推挽  
而行但當其氣之盛處精神光耀自然發越而又各自有  
次第耳列子曰天積氣耳日月星辰亦積氣中之有光耀  
者張衡靈憲曰星也者體生於地精成於天列位錯峙各  
有攸屬此言皆得之矣

愚按楚詞天問本難強解而朱子所答以至理折衷鑿  
鑿不易其有未明者更求之天文家可也

愚按朱子之文不止于是而吳先生所取則僅止是  
然文字之外朱子之宏綱大用精微廣博猶未易窺  
也故錄黃勉齋所著行狀于後俾讀者知所考焉

附錄

文公朱先生行狀節錄

黃 幹

先生幼穎悟莊重少長厲志聖賢之學自韋齋先生得中原文獻之傳聞河洛之學推明聖賢遺意日誦大學中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先生蚤歲已知其說而心好之韋齋病且亟屬曰籍溪胡原仲白水劉致中屏山劉彥冲三人吾友也學有淵原吾所敬畏吾卽死汝往事之而唯其言之聽則吾死不恨矣先生旣孤則奉以告三君子而稟學焉時年十有四慨然有求道之志博求之經傳徧交當世有識之上雖釋老之學亦必究其歸趣訂其是非延

平李先生學於豫章羅先生羅先生學於龜山楊先生延平於韋齋爲同門友先生歸自同安不遠數百里徒步往從之延平稱之曰樂善好義鮮與倫比又曰穎悟絕人力行可畏其所論難體認切至自是從遊累年精思實體而學之所造者益深矣其爲學也窮理以致其知反躬以踐其實居敬者所以成始成終也謂致知不以敬則昏惑紛擾無以察義理之歸躬行不以敬則怠惰放肆無以致踐履之實持敬之方莫先主一旣爲之箴以自警又筆之書以爲小學大學皆本於此終日儼然端坐一室討論典訓未嘗少輟自吾一心一身以至萬事萬物莫不有理存此

心於齋莊靜一之中窮此理於學問思辨之際皆有以見其所當然而不容已與其所以然而不可易然充其知而見於行者未嘗不反之於身也不睹不聞之前所以戒懼者愈嚴愈敬隱微幽獨之際所以省察者愈精愈密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事物既接而品節不差無所容乎人欲之私而有以全乎天理之正不安於偏見不急於小成而道之正統在是矣其爲道也有太極而陰陽分有陰陽而五行具稟陰陽五行之氣以生則太極之理各具於其中天所賦爲命人所受爲性感於物爲情統性情爲心根於性則爲仁義禮智之德發於情則爲惻隱羞惡辭讓是非

之端形於身則爲手足耳目口鼻之用見於事則爲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常求諸人則人之理不異於己參諸物則物之理不異於人貫徹古今充塞宇宙無一息之間斷無一毫之空闕莫不析之極其精而不亂然後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先生之於道可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矣故其得於己而爲德也以一心而窮造化之原盡性情之妙達聖賢之蘊以一身而體天地之運備事物之理任綱常之責明足以察其微剛足以任其重弘足以致其廣毅足以極其常其存之也虛而靜其發之也果而確其用之也應事接物而不窮其守之也歷變履險

而不易本末精粗不見其或遺表裏始終不見其或異至其養深積厚矜持者純熟嚴厲者和平心不待操而存義不待索而精猶以爲義理無窮歲月有限常歉然有不足之意蓋有日新又新不能自己者而非後學之所可擬議也其可見之行則修之身者其色莊其言厲其行舒而恭其坐端而直其閒居也未明而起深衣幅巾方履拜於家廟以及先聖退坐書舍几案必正書籍器用必整其飲食也羹食行列有定位匕箸舉措有定所倦而休也瞑目端坐休而起也整步徐行中夜而寢既寢而寤則擁衾而坐或至達旦威儀容止之則自少至老祁寒盛暑造次顛沛

未嘗有須臾之離也行於家者奉親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閭庭之間內外斬斬恩義之篤怡怡如也其祭祀也事無鉅細必誠必敬小不如儀則終日不樂已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之際哀戚備至飲食衰經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歡於親故雖疎遠必盡其愛於鄉里雖微賤必致其恭吉凶慶吊禮無所遺賙恤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取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若其措之事業則州縣之設施立朝之言論經綸規畫正大宏偉亦可槩見雖達而行道不能施之一時然退而明道足以傳之萬代謂聖

賢道統之傳散在方冊聖經之旨不明則道統之傳始晦於是竭其精力以研窮聖賢之經訓於大學中庸則補其闕遺別其次第綱領條目粲然復明於論語孟子則深原當時答問之意使讀而味之者如親見聖賢而面命之於易與詩則求其本義攻其末失深得古人遺意於數千載之上凡數經者見之傳注其關於天命之微人心之奧入德之門造道之闕者既已極深研幾探賸索隱發其旨趣而無所遺矣至於一字未安一詞未備亦必沈潛反覆或達旦不寐或累日不倦必求至當而後已故章旨字義至微至細莫不理明詞順易和易行於書則疑今文之艱澁

反不若古文之平易於春秋則疑聖心之正大決不類傳注之穿鑿於禮則病王安石廢罷儀禮而傳記獨存於樂則憫後世律尺既亡而清濁無據是數經者亦嘗討論本末雖未能著爲成書然其大旨固已獨得之矣若歷代史記則又考論西周以來至於五代取司馬公編年之書繩以春秋記事之法綱舉而不繁目張而不紊國家之理亂君臣之得失如指諸掌周程張邵之書所以繼孔孟道統之傳歷時未久微言大義鬱而不章先生爲之哀集發明而後得以盛行於世太極先天二圖精微廣博不可涯涘爲之解剝條畫而後天地本原聖賢蘊奧不至於泯沒程

張門人祖述其學所得有淺深所見有疎密先生既爲之  
區別以悉取其所長至或識見小偏而流於異端者亦必  
研窮剖析而不沒其所短南軒張公東萊呂公同出其時  
先生以其志同道合樂與之友至或識見少異亦必講磨  
辨難以一其歸至若求道而過者病傳注誦習之煩以爲  
不立文字可以識心見性不假修爲可以造道入德守虛  
靈之識而昧天理之真借儒者之言以文佛老之說學者  
利其簡便詆訾聖賢捐棄經典猖狂叫呶側僻固陋自以  
爲悟立論愈下者則又崇獎漢唐比附三代以便其計功  
謀利之私二說並立高者陷於空無下者溺於卑陋其害

豈淺淺哉先生力排之俾不至亂吾道以惑天下於是學  
者靡然向之先生教人以大學語孟中庸爲入道之序而  
後及諸經以爲不先乎大學則無以提綱挈領而盡語孟  
之精微不參之以論孟則無以融會貫通而極中庸之旨  
趣然不會其極於中庸則又何以建立大本經綸大經而  
讀天下之書論天下之事哉其於讀書也必使之辨其音  
釋正其章句玩其辭求其義研精覃思以究其所難知平  
心易氣以聽其所自得然爲己務實辨別義利毋自欺謹  
其獨之戒未嘗不三致意焉蓋亦欲學者窮理反身而持  
之以敬也從游之士迭誦所習以質其疑意有未喻則委

曲告之而未嘗倦問有未切則反覆戒之而未嘗隱務學  
篤則喜見於言進道難則憂形於色講論經典商畧古今  
率至夜半雖疾病支離至諸生問辨則脫然沉疴之去體  
一日不講學則惕然常以爲憂握衣而來遠自川蜀文詞  
之傳流及海外至於遠裔亦知慕其道竊問其起居窮鄉  
晚出家蓄其書私淑諸人者不可勝數先生旣沒學者傳  
其書信其道者益衆亦足以見義理之感於人者深矣繼  
往聖將微之緒啓前賢未發之機辨諸儒之得失闢異端  
之謬訛明天理正人心事業之大又孰有加於此者至若  
天文地志律曆兵機亦皆洞究淵微文詞字畫騷人才士

疲精竭神常病其難至先生未嘗用意而亦皆動中規繩  
可爲世法是非資稟之異學行之篤安能事事物物各當  
其理各造其極哉學修而道立德成而行尊見諸事業者  
又如此秦漢以來迂儒曲學旣皆不足以望其藩牆而近  
代諸儒有志乎孔孟周程之學者亦豈能以造其閫闕哉  
嗚呼是殆天所以相斯文篤生哲人以大斯道之傳也  
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後傳自周以來任傳道之責得統  
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  
耳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子而始著由孟子  
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先生而始著蓋千有餘年之間



孔孟之徒所以推明是道者既已煨燼殘闕離析穿鑿而  
微言幾絕矣周程張子崛起於斯文湮沒之餘人心蠹壞  
之後扶持植立厥功偉然未及百年踳駁尤甚先生出而  
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日中天昭晰呈露  
則撫其言行又可畧歎輒探同志之議敬述世系爵里出  
處言論與夫學問道德行業人之所共知者而又私竊以  
道統之著者終之以俟知德者考焉

敬軒薛氏曰堯舜之道非孔子無以明濂洛之道非

朱子無以發

又曰周子程子張子之學非得朱子爲之發明後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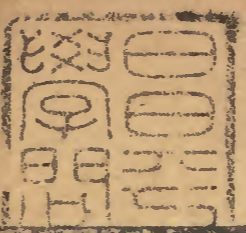
紛紛莫知所定論矣

敬齋胡氏曰朱子行狀學問道理木末精粗詳盡吾  
每令初學讀之明道行狀形容明道廣大詳密然渾  
化純全非工夫積累久地位高者領會不得吾每欲  
學者先讀朱子行狀有規模格局方好讀明道行狀  
愚按勉齋之狀朱子其言道德之懿著述之富小而  
言動食息大而經綸事業精粗木末無不備具可謂  
周詳切至矣學者于朱子一生學問雖不能彷彿萬  
一然熟讀精思有以見其規模之大節目之詳上承  
往聖之緒下集諸儒之成洵千載一人而已嗚呼至

哉今吳先生附此終篇當與明道行狀並垂不可徒  
作文字觀也讀者其盡心焉

跋語

籍鼎角時將從事於舉業 先君子且俛紬繹經書不  
遽授也既而手五子文讀一編授而教之曰我之未課  
汝以舉業者汝知之乎嘗見世之爲教與爲學者先後  
本末每乖其序今願汝以小學四書爲基本而漸進于  
六經其旨闡深廣博褻以加矣而此五子文讀則周程  
張朱之書尤其切要而精寔者也夫四子之書朱子旣  
輯近思錄于前朱子之書高忠憲又輯節要于後其書  
主于講學明理故片言俚語亦所不遺學文者遂以爲  
無當于文欲舍是而爲左史韓歐之是趨今是編之輯



本道而為文因文以求道皆有倫有要粲然成章是雖  
 不為文而未嘗不通乎文也汝能即是編而熟復之體  
 諸身心驗諸日用則吾學已有端緒由是而為科舉之  
 文以其心得抒寫各理又何有影響勦襲之患哉此我  
 不課汝以舉業而寔有深于舉業者也汝其識之簡謹  
 受教退而卒業荏苒數十年來茫無成就良足慨已茲  
 吾惕菴叔父抱疴發庠因來省謁適有五子文讀之刑  
 命籀較讎撫卷之餘既自傷記識之弗彊而荒廢夫舊  
 業也又痛先君子之教不克繼述以有成也為之泣  
 然流涕而綴數語于末簡云丙戌春日

來稿  
 子

美

